

晉書 卅六之甲

滋賀縣尋常師範學校圖書

明治二十年一月調査

第 二 號



晉書三十六

列傳第六

衛瓘字伯玉河東安邑人也

高祖高漢明帝時以儒學自代郡徵

至河東安邑卒因賜所亡地而葬之

子孫遂家焉父覬魏尚書瓘

年十歲喪父至孝過人性真靜有名理以明識清允稱襲父爵闕

鄉侯弱冠為魏尚書郎時魏法嚴苛母陳氏憂之瓘自請得徙為

通事郎轉中書郎時權臣專政瓘優游其間無所親疎甚為傳聞

所重謂之寤武子在位十年以任職稱累遷散騎常侍陳留王位

拜侍中持節慰勞河北以定議功增邑戶數歲轉廷尉瓘明

法理每至聽訟小大以情鄧艾鍾會之伐蜀也瓘以本官持節監

艾會軍事行鍾西軍司給兵千人蜀既平艾輒承制封不封念懷

異志因艾專擅密與瓘俱奏其狀詔使檻車徵之會

會以瓘兵少欲令艾殺瓘因加艾罪瓘知欲危已然不可得而距

乃夜至成都檄艾所統諸將稱詔收艾其餘一無所問

軍爵賞如先敢有不出誅及三族比至雞鳴悉來赴瓘惟艾帳

在焉平旦開門瓘乘使者車徑入至成都殿前艾卧未起父子俱

被執艾諸將圖欲劫艾整仗趣瓘營瓘輕出迎之偽作表章一作

將申明艾事諸將信之而止俄而會至乃悉請諸將胡烈等因執

之囚益州解舍遂發兵反於是士卒思歸內外騷動人情憂懼會

留瓘謀議乃書板云欲殺胡烈等舉以示瓘瓘不許因相疑貳瓘

如廁見胡烈故給使使宣語三軍言會反會通瓘定議經宿不眠

各橫刀膝上在外諸軍已潛欲攻會瓘既不出未敢先發會使瓘

慰勞諸軍瓘心欲去且堅其意曰卿三軍志宜自存會曰即益司

且先行吾當後出瓘便下殿會悔遣之使呼瓘取疾動詐仆

地會出閣數十信追之瓘至外解服鹽湯大吐瓘素羸便似困篤

會遣所親人及醫視之皆言不起會由是無所憚及暮門閉瓘作

檄文告諸軍諸軍並已唱兵攻會會率左右距戰諸將擊

敗之唯帳下數百人隨會繞道急走盡殺之瓘於是部分諸將

軍羣情肅然鄧艾本營將士復追破檻車出艾還向成都瓘自以

與會共陷艾懼為變又欲專誅會之功乃遣護軍田續至綿竹夜

襲艾於三造亭斬艾及其子忠初艾之入江由也以續不進將斬

之既而赦焉及瓘遣續謂之曰可以報江由之辱矣事平

瓘瓘以剋蜀之功羣帥之力二將跋扈自取滅亡雖通而無

塞旗之效固讓不受除使持節都督關中諸軍事鎮西將軍尋遷

都督徐州諸軍事鎮東將軍增封菑陽侯以餘爵封弟督壩陽亭

始初轉征東將軍進爵爲公都督青州諸軍事青州刺史加
征東大將軍青州牧所在皆有政績除征北大將軍都督幽州諸
軍事幽州刺史護烏相校尉至鎮表立平州後兼督之乎時幽州
東有務相所以力微並爲邊害瓘離間二虜遂致嫌隙於是務相
降而力微以憂死朝廷嘉其功賜一子亭侯瓘乞以封弟未受命
而卒子密受封爲亭侯瓘六男無爵悉讓二弟遠近稱之累求入
朝旣至武帝善遇之俄使旋鎮咸寧初徵拜尚書令加侍中性嚴
整以法御下視尚書若叅佐尚書郎若掾屬瓘學問深博明習文
藝與尚書郎敦煌索靖俱善草書時人號爲一臺二妙漢末張芝
亦善草書論者謂瓘得伯英筋靖得伯英肉太康初遷司空侍中
令如故爲政清簡甚得朝野聲譽武帝勅瓘第四子宣尚繁昌公
主瓘自以諸生之胃婚對微素抗索固亂不許求太子少傅加
千兵百騎鼓吹之府以日蝕瓘與太尉汝南王亮俱拜
位帝不聽瓘以魏立九品是權時之制非經通之道宜復古鄉舉
里選與太尉亮等上疏曰昔聖王崇賢舉善而教用使朝廷德讓
野無邪行誠以閭伍之政足以相檢詢事考言必得其善人知名
不可虛求故還修其身是以崇賢而俗益穆黜惡而行彌篤斯則
鄉舉里選者先王之令典也自茲以降此法陵遲魏氏承顛覆之
運起喪亂之後人士流移考詳無地故立九品之制粗具一時選
用之本耳其始造也鄉邑清議不拘爵位褒貶所加足爲勸勵猶
是鄉論餘風中間漸染遂計資定品使天下觀望唯以居位爲貴
人棄德而忽道業爭多少於錐刀之末傷損風俗其弊不細今九
域同規大化方始臣等以爲宜皆蕩除末法一擬古制以土斷定
自公卿以下皆以所居爲正無復懸客遠屬異土者如此則同鄉

鄰伍皆爲邑里郡縣之宰卽以居長盡除中正九品之制使舉善
進才各由鄉論然則下敬其上人安其教俗與政俱清化與法並
濟人知善否之教不在交遊卽華競自息各求於己矣今除九品
則宜準古制使朝臣共相舉任於出才之路旣博且可以厲進賢
之公心覈在位之明闇誠令典也武帝善之而卒不能改惠帝之
爲太子也朝臣咸謂純質不能親政事瓘每欲陳啓廢之而未敢
發後會宴陵雲臺瓘託醉因跪帝牀前曰臣欲有所啓帝曰公所
言何耶瓘欲言而止者三因以手撫牀曰此座可惜帝意乃吾因
謬曰公真大醉耶瓘於此不復有言賈后由是怨瓘宣尚公主數
有酒色之過楊駿素與瓘不平駿復欲自專權重宣若離婚瓘必
遜位於是遂與黃門等毀之諷帝奪宣公主瓘慚懼告老遜位乃
下詔曰司空瓘年未致仕而遜歷年欲及神志衰以果本情
至真之風實感吾心今聽其所執進位太保以公弟給親兵百
人置長史司馬從事中郎掾屬及大車官騎麾蓋鼓吹諸威儀一
如舊典給厨田十頃園五十畝錢百萬絹五百匹牀帳簾褥主者
務令優備以稱吾崇賢之意焉有司又奏收宣付廷尉免瓘位詔
不許帝後知黃門虛構欲還復主而宣疾亡惠帝卽位復瓘千兵
及楊駿誅以瓘錄尚書事加綠綬綬劍歷上殿入朝不趨給騎司
馬與汝南王亮共輔朝政亮奏遣諸王還藩與朝臣廷議無敢應
者唯瓘贊其事楚王瑋由是憾焉賈后素怨瓘且忌其方直不得
騁已淫虐又聞瓘與瑋有隙遂誚瓘與亮欲爲伊霍之事啓帝作
手詔使瑋免瓘等官黃門齎詔授瑋瑋性輕險欲騁私怨夜使清
河王遐收瓘左右疑遐矯詔咸諫曰禮律刑名台輔大臣未有此
比且請距之須自表得報就戮未晚也瓘不從遂與子恒嶽裔及

孫等九人同被害時年七十二恒二子璩玠時在醫家得免初杜預聞瓘殺鄧艾言於衆曰伯玉其不免乎身爲名士位居總帥旣無德音又不御下以正是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當何以堪其責乎瓘聞之不俟駕而謝終如預言初瓘家人炊飯墮地盡化爲螺歲餘及禍太保主簿劉繇等冒難收瓘而葬之初瓘爲司空時帳下督榮晦有罪瓘斥遣之及難作隨兵討瓘故子孫皆及于禍楚王瑋之伏誅也瓘女與國臣書曰先公名謚未顯無異凡人每怪一國蔑然無言春秋之失其咎安在悲憤感慨故以示意於是繇等執黃幡搥登聞鼓上言曰初矯詔者至公承詔當免即便奉送章綬雖有兵仗不施一刀重勅出第單車從命如矯詔之文唯免公官右軍以下卽承詐僞違其本文輒戮宰輔不復表上橫收公子孫輒皆行刑賊害大臣父子九人伏見詔書爲恣暴所誣誤非本同謀者皆弛遣如書之旨謂里舍人被驅逼齋公者得受教殺人不得免死況乎手害功臣賊叔忠良雖云非謀理所不赦今元惡雖誅殺賊猶存臣懼有司未詳事實或有縱漏不加精盡使公父子讐賊不滅冤魂永恨訢於穹蒼酷痛之臣悲於明世臣等身被創痍殞斂始訖謹條瓘前在司空時帳下給使榮晦無情被黜知瓘家人數小孫名字晦後轉給右軍其夜晦在門外揚聲大呼宜詔免公還第及門開晦前到中門復讀所齋僞詔手取公章綬貂蟬催公出第晦按次錄瓘家口及其子孫皆兵仗將送著東亭道北圍守一時之間便皆斬斫害公子孫實由於晦及將人劫盜府庫皆晦所爲考晦一人衆奸皆出乞驗盡情僞加以族誅詔從之朝廷以瓘舉門無辜受禍乃追瓘代蜀勳封蘭陵郡公增邑三千戶謚曰成贈假黃鉞

恒字巨山少辟司空齊王府轉太子舍人尚書郎秘書丞太子庶子黃門郎恒善草隸書爲四體書勢曰昔在黃帝創制造物有沮誦倉頡者始作書契以代結繩蓋觀鳥跡以興思也因而遂滋則謂之字有六義焉一曰指事上下是也二曰象形日月是也三曰形聲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武信是也五曰轉注老考是也六曰假借令長是也夫指事者在上爲上在下爲下象形者日滿月虧效其形也形聲者以類爲形配以聲也會意者止戈爲武人言爲信也轉注者以老壽考也假借者數言同字其聲雖異文意一也自黃帝至三代其文不改及秦用篆書焚燒先典而古文絕矣漢武時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時人以不復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漢世秘藏希得見之魏初傳古文者出於邯鄲淳恒祖敬侯寫淳尚書後以示淳而淳不別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太康元年汲縣人盜發魏襄王冢得策書十餘萬言按敬侯所書猶有髣髴古書亦有數種其一卷論楚事者最爲工妙恒竊悅之故竭愚思以贊其美愧不足廁前賢之作冀以存古人之象焉古無別名謂之字勢云黃帝之史沮誦倉頡眺彼鳥跡始作書契紀綱萬事垂法立制帝典用宣質文著世爰暨暴秦滔天作戾大道旣泯古文亦滅魏文好古世傳丘墳歷代莫發前僞靡分大旨開元弘道敷訓天垂其象地耀其文其文乃耀燹矣其章因聲會意類物有方日處君而盈其度月執臣而虧其旁雲委蛇而上布星離離以舒光禾卉萃尊以垂穎山嶽峩嵯而連岡蟲跂跂以若動鳥似飛而未揚觀其錯筆綴墨用心精專勢和體均發止無間或守正循檢矩折規旋或方圓靡則因事制權其曲如弓其直如弦矯然特出若龍騰于川森爾下

顏若雨墜于天或引筆奮力若鴻鴈高飛邈邈翩翩或縱肆阿那若流蘇懸羽靡靡縣縣是故遠而望之若翔風厲水清波漪漣就而察之有若自然信黃唐之遺跡爲六藝之範先籀篆蓋其子孫隸草乃其曾玄覩物象以致思非言辭之可宣昔周宣王時史籀始著大篆十五篇或與古同或與古異世謂之籀書者也及平王東遷諸侯力政家殊國異而文字乖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益之罷不合秦文者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或曰下土人程邈爲衙獄吏得罪始皇幽繫雲陽十年從獄中作大篆少者增益多者損減方者使負負者使方奏之始皇始皇善之出以爲御史使定書或曰邈所定乃隸字也自秦壞古文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文書八曰隸書王莽時使司空甄豐校文字部改定古文復有六書一曰古文孔氏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卽古文而異者也三曰篆書秦篆書也四曰佐書卽隸書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書所以書幡信也又許慎撰說文用篆書爲正以爲體例最可得而論也秦時李斯號爲二篆諸山及銅人銘皆斯書也漢建初中扶風曹喜少異於斯而亦稱善邯鄲淳師焉略究其妙韋誕師淳而不及也太和中誕爲武都太守以能書留補侍中魏氏寶器銘題皆誕書也漢末又有蔡邕采斯喜之法爲古今雜形然精密閑理不如淳也邕作篆勢曰鳥遺跡皇頡循聖作則制斯文體有六篆爲真形要妙巧入神或龜文鉞列櫛比龍鱗紆體放尾長短複身顏若黍稷之垂穎蘊若蟲虵之焚緼揚波振擊鷹跖鳥震延頸脅翼勢似陵雲或輕筆內投微木濃末若絕若連似水

露絲絲凝垂下端從者如懸衡者如編杳杪邪趣不方不直若行若飛跂跂翾翾遠而望之象鴻鵠群游駱驛遷延迫而視之端際不可得見指搗不可勝原研桑不能數其詰屈離婁不能覩其卻間般倕揖讓而辭巧籀誦拱手而翰翰處篇籍之首目粲斌斌其可觀摛華艷於純素爲學藝之範先喜文德之弘懿愠作者之莫刊思字體之類仰舉大略而論旃秦旣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難成卽令隸人佐書曰隸字漢因行之獨符印璽幡信題署用篆隸書者篆之捷也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法至靈帝好書時多能者而師宜官爲最大則一字徑丈小則方寸千言甚矜其能或時不持錢詣酒家飲因書其壁屢觀者以酬酒討錢足而滅之每書輒削而焚其柎梁鵠乃益爲版而飲之酒候其醉而竊其柎鵠卒以書至選部尚書宜官後爲袁術將今鉅鹿宋子有耿球碑是術所立其書甚工云是宜官也梁鵠奔劉表魏武帝破荊州募求鵠鵠之爲選部也魏武欲爲洛陽令而以爲北部尉故懼而自縛詣門署軍假司馬在祕書以勤書自效是以今者多有鵠手跡魏武帝懸著帳中及以釘壁玩之以爲勝宜官今宮殿題署多是鵠象鵠宜爲大字邯鄲淳宜爲小字鵠謂淳得次仲法然鵠之用筆盡其勢矣鵠弟子毛弘教於祕書今八分皆弘法也漢末有左子邑小與淳鵠不同然亦有名魏初有鍾胡二家爲行書法俱學之於劉德升而鍾氏小異然亦各有巧今大行於世云作隸勢曰鳥跡之變乃惟佐隸蠲彼繁文崇此簡易厥用旣弘體象有度煥若星陳鬱若雲布其大徑尋細不容髮隨事從宜靡有常制或穹隆恢廓或櫛比鍼列或砥平繩直或蜚蠊一作膠戾或長邪角趣或規旋矩折修短相副異體同勢奮筆輕舉離而不絕纖波濃點錯落其間若鍾

簾設張庭燎飛烟薪巖巖

一作

嵯高下屬連似崇臺重宇增雲冠山

遠而望之若飛龍在天近而察之心亂目眩竒姿譎詭不可勝原

研索所不能計宰賜所不能言何草篆之足算而斯文之未宣豈

體大之難覩將祕奧之不傳聊俯仰而詳觀舉大較而論旃漢興

而有草書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時齊相杜度號善作篇後有崔

瑗崔寔亦皆稱工杜氏殺字甚安而書體微瘦崔氏甚得筆勢而

結字小疎弘農張伯英者因而轉精甚巧凡家之衣帛必書而後

練之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下筆必爲楷則號忿忿不暇草書寸紙

不見遺至今世尤寶其書韋仲將謂之草聖伯英弟文舒者次伯

英又有姜孟頽梁孔達田彥和及韋仲將之徒皆伯英弟子有名

於世然殊不及文舒也羅叔景趙元嗣者與伯英並時見稱於西

州而矜巧自與衆頗惑之故英自稱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

餘河間張超亦有名然雖與崔氏同州不如伯英之得其法也崔

瑗作草書勢曰書契之興始自頡皇寫彼鳥跡以定文章爰暨末

葉典籍彌繁時之多僻政之多權官事荒蕪勦其墨翰惟作佐隸

舊字是刪草書之法蓋又簡略應時論指用於卒迫兼功并用愛

日省力純儉之變豈必古式觀其法象俯仰有儀方不中矩負不

副規抑左揚右望之若崎竦企鳥跂志在飛移狡獸暴駭將奔未

馳或黥黥點點狀似連珠絕而不離畜怒怫鬱放逸生竒或凌邃

惴慄若據槁一作臨危旁點邪附似蜩螗搨枝絕筆收勢餘綆糾結

若杜伯捷毒緣巖騰虵赴穴頭沒尾垂是故遠而望之隴焉若沮

岑崩崖就而察之一畫不可移機微要妙臨時從宜略舉大較髣

髴若斯及瓊爲楚王瑋所指一作恒聞變以何劭嫂之父也從精孔

中詣之以問消息劭知而不告恒還經厨下收人正食因而遇害

後贈長水校尉謚蘭陵真世子二子璪玠

璪字仲寶襲璪爵後東海王越以蘭陵益其國改封江夏郡公邑八千五百戶懷帝卽位爲散騎侍郎永嘉五年沒於劉聰元帝以

璪玄孫崇嗣

玠字叔寶年五歲風神秀異祖父璪曰此兒有異於衆顧吾年老不見其長成耳總角乘羊車入市見者皆以爲玉人觀之者傾都驃騎將軍王濟玠之舅也雋爽有風姿每見玠輒歎曰珠玉在側覺我形穢又嘗語人曰與玠同遊罔若明珠之在側朗然照人及長好言玄理其後多病體羸母恒禁其語遇有勝日親友時請一言無不咨嗟以爲入微琅邪王澄有高名少所推服每聞玠言輒嘆息絕倒故時人爲之語曰衛玠談道平子絕倒澄及王玄王濟並有盛名皆出玠下世云王家二子不如衛家一兒玠妻父樂廣

有海內重名議者以爲婦公冰清女壻玉潤辟命屢至皆不就久

之爲太傅西閣祭酒拜太子洗馬璪爲散騎侍郎內侍懷帝玠以

天下大亂欲移家南行母曰我不能舍仲寶去也玠啓論深至爲

門戶大計母涕泣從之臨別玠謂兄曰在三之義人之所重今可

謂致身之日兄勉之乃扶輿母轉至江夏玠妻先亡征南將軍

山簡見之甚相欽重簡曰昔戴叔鸞嫁女唯賢是與不問貴賤况

衛氏權貴門戶令望之人乎於是以女妻焉遂進豫章是時大將

軍王敦鎮豫章長史謝鯤先雅重玠相見欣然言論彌日敦謂鯤

曰昔王輔嗣吐金聲於中朝此子復玉振於江表微言之緒絕而

復續不意永嘉之末復聞正始之音何平叔若在當復絕倒玠嘗

以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故終身不見喜愠之

容以王敦豪爽不群而好居物上恐非國之忠臣求向建鄴京師

人士聞其姿容觀者如堵玠勞疾遂甚永嘉六年卒時年二十七時人謂玠被看殺葬於南昌謝鯤哭之慟人問曰子有何恤而致斯哀荅曰棟梁折矣不覺哀耳咸和中改塋於江寧丞相王導教曰衛洗馬明當改葬此君風流名士海內所瞻可修薄祭以敦舊好後劉惔謝尚共論中朝人士或問杜又可方衛洗馬不尚曰安得相比其間可容數人惔又云杜又膚清叔寶神清其爲有識者所重若此于時中興名士唯王承及玠爲當時第一云恒族弟展字道舒歷尚書郎南陽太守永嘉中爲江州刺史累遷晉王大理詔有考子證父或鞭父母問子所在展以爲恐傷正教並奏除之中興建爲廷尉上疏宜復肉刑語在刑法志卒贈光祿大夫

張華

子祚 遊 劉下

張華字茂先范陽方城人也父平魏漁陽郡守華少孤貧自牧羊同郡盧欽見而器之鄉人對放亦奇其才以女妻焉華學業優博辭藻溫麗朗瞻多通圖緯方伎之書莫不詳覽少自修謹造次必以禮度勇於赴義篤於周急器識弘曠時人罕能測之初未知名著鷦鷯賦以自寄其詞曰何造化之多端播群形於萬類惟鷦鷯之微禽亦攝生而受氣育翩翩之陋體無玄黃以自貴毛無施於器用肉不登乎俎味鷹鷂過猶俄翼尚何懼於豎尉翳薈蒙籠是焉游集飛不飄揚翔不翕集其居易容其求易給巢林不過一枝每食不過數粒栖無所滯游無所盤匪陋荆棘匪榮葭蘭動翼而逸投足而安委命順理與物無患伊茲禽之無知而處身之似智不懷寶以賈害不飾表以招累靜守性而不矜動因循而簡易任自然以爲資無誘慕於世僞鵬鷖介其背距鵠鷺軼於雲際鷓雞竄於幽險孔翠生平遐裔彼晨鳧與歸鴈又矯翼而增逝咸美羽

而豐肌故無罪而皆斃徒銜蘆以避繳終爲戮於此世蒼鷹鷲而
受繼鸚鵡慧而入籠屈猛志以服養塊幽繫於九重變音聲以順
旨思摧翮而爲庸戀鍾岱之林野慕隴坻之高松雖蒙幸於今日
未若疇昔之從容海鳥爰居避風而至條支巨爵踰嶺自致提挈
萬里飄飄逼畏夫惟體大妨物而形壞足倖也陰陽陶蒸萬品一
區巨細舛錯種繁類殊鷦冥巢於蚊睫大鵬彌乎天隅將以上方
不足而下比有餘普天壤而遐觀吾又安知大小之所如陳畱阮
籍見之歎曰王佐之才也由是聲名始著郡守鮮于嗣薦華爲太
常博士盧欽言之於文帝轉河南尹丞未拜除佐著作郎項之遷
長史兼中書郎朝議表奏多見施用遂卽眞晉受禪拜黃門侍郎
封關內侯華強記默識四海之內若指諸掌武帝嘗問漢宮室制
度及建章千門萬戶華應對如流聽者忘倦畫地成圖左右屬目
帝甚異之時人比之于產數歲拜中書令後加散騎常侍遭母憂
哀毀過禮中詔勉厲逼令攝事初帝潛與羊祜謀伐吳而群臣多
以爲不可唯華贊成其計其後祜疾篤帝遣華詣祜問以伐吳之
計語在祜傳及將大舉以華爲度支尚書乃量計運漕決定廟算
衆軍旣進而未有尅獲賈充等奏誅華以謝天下帝曰此是吾意
華但與吾同耳時大臣皆以爲未可輕進華獨堅執以爲必尅及
吳滅詔曰尚書關內侯張華前與故太傅羊祜共創大計遂典掌
軍事部分諸方算定權略運籌決勝有謀謨之勲其進封爲廣武
縣侯增邑萬戶封子一人爲亭侯千五百戶賜絹萬匹華名重一
世衆所推服晉吏及儀禮憲章並屬於華多所損益當時詔誥皆
所草定聲譽益盛有台輔之望焉而荀勗自以大族恃帝恩深憎
疾之每伺間隙欲出華外鎮會帝問華誰可託寄後事者對曰明

德至親莫如齊王攸既非上意所在微爲忤旨間言遂行乃出華爲持節都督幽州諸軍事領護烏桓校尉安北將軍撫納新舊戎夏懷之東夷馬韓新彌諸國依山帶海去州四千餘里歷世未附者二十餘國並遣使朝獻於是遠夷賓服四境無虞頻歲豐稔士馬強盛朝議欲徵華入相又欲進號儀同初華毀徵士馮恢於帝統卽恢之弟也深有寵於帝統嘗侍帝從容論魏晉事因曰臣切謂鍾會之釁頗由太祖帝變色曰卿何言邪統免冠謝曰臣愚冗瞽言罪應萬死然臣微意猶有可申帝曰何以言之統曰臣以爲善御者必識六轡盈縮之勢善政者必審官方控帶之宜故仲由以兼人被抑冉求以退弱被進漢高八王以寵過夷滅光武諸將由抑損克終非上有仁暴之殊下有愚智之異蓋抑揚與奪使之然耳鍾會才有限而太祖誇獎太過嘉其謀猷盛其名器居以重勢委以大兵故使會自謂算無遺策功在不賞斬張跋扈遂搆凶逆耳向令太祖錄其小能節以大禮抑之以權勢納之以軌則則亂心無由而生亂事無由而成矣帝曰然統稽首曰陛下旣已然微臣之言宜思堅冰之漸無使如會之徒復致覆喪帝曰當今豈有如會者乎統曰東方朔有言談何容易易曰臣不密則失身帝乃屏左右曰卿極言之統曰陛下謀謨之臣著大功於天下海內莫不聞知據方鎮總戎馬之任者皆在陛下聖慮矣帝默然頃之徵華爲太常以太廟屋棟折免官遂終帝之世以列侯朝見惠帝卽位以華爲太子少傅與王戎裴楷和嶠俱以德望爲楊駿所忌皆不與朝政及駿誅後將廢皇太后會群臣於朝堂議者皆承望風旨以爲春秋絕文姜今太后自絕於宗廟亦宜廢黜惟華議以爲夫婦之道父不能得之於子子不能得之於父皇太后非得

罪於先帝者也今黨其所親爲不母於聖世宜依漢廢趙太后爲
孝成后故事貶太后之號還稱武皇后居異宮以全貴終之恩不
從遂廢太后爲庶人楚王瑋受密詔殺太宰汝南王亮太保衛瓘
等內外兵擾朝廷大恐計無所出華白帝以瑋矯詔擅害二公將
士倉卒謂是國家意故從之耳今可遣驪虞幡使外軍解嚴理必
風靡上從之瑋兵果敗及瑋誅華以首謀有功拜右光祿大夫開
府儀同三司侍中中書監金章紫綬固辭開府賈謐與后共謀以
華庶族儒雅有籌略進無逼上之嫌退爲衆望所依欲倚一作倚以朝
綱訪以政事疑而未決以問裴頠頠素重華深贊其事華遂盡忠
匡輔彌縫補闕雖當闇主虐后之朝而海內晏然華之功也華懼
后族之盛作女史箴以爲諷賈后雖凶妒而知敬重華久之論前
後忠勳進封壯武郡公華十餘讓中詔敦譬乃受數年代下邳王
晃爲司空領著作及賈后謀廢太子左衛率劉卞甚爲太子所信
遇每會宴卞必預焉屢見賈謐驕傲太子恨之形于言色謐亦不
能平卞以賈后謀問華華曰不聞卞曰卞以寒悴自須昌小吏受
公成拔以至今日士感知已是以盡言而公更有疑於卞邪華曰
假令有此君欲如何卞曰東宮俊又如林四率精兵萬人公居阿
衡之任若得公命皇太子因朝入錄尚書事廢賈后於金墉城兩
黃門力耳華曰今天子當陽太子人子也吾又不受阿衡之命忽
相與行此是無其君父而以不孝示天下也雖能有成猶不免罪
况權威滿朝威柄不一而可以安乎及帝會群臣於式乾殿出太
子手書徧示群臣莫敢有言者惟華諫曰此國之大禍自漢武以
來每廢黜正嫡恒至喪亂且國家有天下日淺願陛下詳之尚書
左僕射裴頠以爲宜先檢校傳書者又請比較太子手書不然恐

有詐妄賈后乃內出太子素啓事十餘紙衆人比視亦無敢言非者議至日西不決后知華等意堅因表乞免爲庶人帝乃可其奏初趙王倫爲鎮西將軍撓亂關中氐羌反叛乃以梁王彤代之或說華曰趙王貪昧信用孫秀所在爲亂而秀變詐奸人之雄今可遣梁王斬秀刈趙之半以謝關右不亦可乎華從之彤許諾秀友人辛冉從西來言於彤曰氐羌自反非秀之爲故得免死倫旣還諂事賈后因求錄尚書事後又求尚書令華與裴頴皆固執不可由是致怨倫秀疾華如讎武庫火華懼因此變作列兵固守然後救之故累代之寶及漢高斬蚩劔玉斧頭孔子履等盡焚焉時華見劔穿屋而飛莫知所向初華所封壯武郡有桑化爲栢識者以爲不祥又華舍及監省數有妖怪少子躄以中台星坼勸華遜位華不從曰天道玄遠惟修德以應之耳不如靜以待之以俟天命

及倫秀將廢賈后秀使司馬雅夜告華曰今社稷將危趙王欲與公共匡朝廷爲霸者之事華知秀等必成篡奪乃距之雅怒曰刃將加頸而吐言如此不顧而出華方晝臥忽夢見屋壞覺而惡之是夜難作詐稱詔召華遂與裴頴俱被收華將死謂張林曰卿欲害忠臣耶林稱詔詰之曰卿爲宰相任天下事太子之廢不能死節何也華曰式乾之議臣諫事具存非不諫也林曰諫若不從何不去位華不能答須臾使者至曰詔斬公華曰臣先帝老臣中心如丹臣不愛死懼王室之難禍不可測也遂害之於前殿馬道南夷三族朝野莫不悲痛之時年六十九華性好人物誘進不倦至于窮賤候門之士有一介之善者便咨嗟稱詠爲之延譽雅愛書籍身死之日家無餘財惟有文史溢于机篋嘗徙居載書三十乘祕書監摯虞撰定官書皆資華之本以取正焉天下竒祕世所希

有者悉在華所由是博物洽聞世無與比惠帝中人有得鳥毛三
丈以示華華見慘然曰此謂海鳧毛也出則天下亂矣陸機嘗餉
華鮓于時賓客滿座華發器便曰此龍肉也衆未之信華曰試以
苦酒濯之必有異既而五色光起機還問鮓主果云園中茅積下
得一白魚質狀殊常以作鮓過美故以相獻武庫封閉甚密其中
忽有雉雊華曰此必虵化爲雉也開視雉側果有虵蛻焉吳郡臨
平岸崩出一石鼓槌之無聲帝以問華華曰可取蜀中桐材刻爲
魚形扣之則鳴矣於是如其言果聲聞數里初吳之未滅也斗牛
之間常有紫氣道術者皆以吳方強盛未可圖也惟華以爲不然
及吳平之後紫氣愈明華聞豫章人雷煥妙達緯象乃要煥宿屏
人曰可共尋天文知將來吉凶因登樓仰觀煥曰僕察之久矣惟
斗牛之間頗有異氣華曰是何祥也煥曰寶劍之精上徹於天耳
華曰君言得之吾少時有相者言吾年出六十位登三事當得寶
劍佩之斯言豈效與因問曰在何郡煥曰在豫章豐城華曰欲屈
君爲宰密共尋之可乎煥許之華大喜卽補煥爲豐城令煥到縣
掘獄屋基入地四丈餘得一石函光氣非常中有雙劍並刻題一
曰龍泉一曰太阿其夕斗牛間氣不復見焉煥以南昌西山北巖
下土以拭劍光芒艷發大盆盛水置劍其上視之者精芒炫目遣
使送一劍并土與華畱一自佩或謂煥曰得兩送一張公豈可欺
乎煥曰本朝將亂張公當受其禍此劍當繫徐君墓樹耳靈異之
物終當化去不永爲人服也華得劍寶愛之常置坐側華以南昌
土不如華陰赤土報煥書曰詳觀劍文乃干將也莫邪何復不至
雖然天生神物終當合耳因以華陰土一斤致煥煥更以拭劍倍
益精明華誅失劍所在煥卒子華爲州從事持劍行經延平津劍

忽於腰間躍出墮水使人沒水取之不見劍但見兩龍各長數丈
蟠縈有文章沒者懼而反須臾光彩照水波浪驚沸於是失劍華
歎曰先君化去之言張公終合之論此其驗乎華之博物多此類
不可詳載焉後倫秀伏誅齊王問輔政摯虞致箋於罔曰聞於張
華沒後入中書省得華先帝時答詔本草先帝問華可以輔政持
重付以後事者華答明德至親莫如先王宜畱以爲社稷之鎮其
忠良之謀款誠之言信於幽冥沒而後彰與苟且隨時者不可同
世而論也議者有責華以愍懷太子之事不抗節廷爭當此之時
諫者必得違命之死先聖之教死而無益者不以責人故晏嬰齊
之正卿不死崔杼之難季札吳之宗臣不爭逆順之理理盡而無
所施者固聖教之所不責也罔於是秦曰臣聞興微繼絕聖王之
高政貶惡嘉善春秋之美義是以武王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間
誠幽明之故有以相通也孫秀逆亂滅佐命之國誅骨鯁之臣以
斷喪王室肆其虐戾功臣之後多見泯滅張華裴頠各以見憚取
誅於時解系解結同以羔羊並被其害歐陽建等無罪而死百姓
憐之今陛下更日月之光布維新之命然此等諸侯未蒙恩理昔
樂郤降在皂隸而春秋傳其違幽王絕功臣之後棄賢者子孫而
詩人以爲刺臣備忝在職思納愚誠若合聖意可令群官通議議
者各有所執而多稱其冤壯武國臣竺道又詣長沙王求復華爵
位依違者久之太安二年詔曰夫愛惡相攻佞邪醜正自古而有
故司空壯武公華竭其忠貞思翼朝政謀謨之勲每事賴之前以
華弼濟之功宜同封建而華固讓至于八九深陳大制不可得爾
終有顛敗危辱之慮辭義懇誠足勸遠近華之至心誓於神明華
以伐吳之勲受爵於先帝後封旣非國體又不宜以小功踰前大

賞華之見害俱以奸逆圖亂濫被枉賊其復華侍中中書監司空公廣武侯及所沒財物與印綬符策遣使弔祭之初陸機兄弟志氣高爽自以吳之名家初入洛不推中國人士見華一面如舊欽華德範如師資之禮焉華誅後作誄又爲詠德賦以悼之華著博物志十篇及文章並行于世二子禕

禕字彥仲好學謙敬有父風歷位散騎常侍

避儒博曉天文散騎侍郎同時遇害禕子與字公安襲華爵避難過江辟丞相掾太子舍人

劉卞

劉卞字叔龍東平須昌人也本兵家子質直少言少爲縣小吏功曹夜醉如廁使卞執燭不從功曹銜之以他事補亭子有祖秀才者於亭中與刺史箋久不成卞教之數言卓瑩有大致秀才謂縣

令曰卞公府掾之精者云何以爲亭子令卽召爲門下史百事疎

簡不能周密令問卞能學不答曰願之卽使就學無幾卞兄爲太

子長兵旣死兵例須代功曹請以卞代兄役令曰祖秀才言遂

不聽卞後從令至洛得入太學試經爲室四品吏訪問令寫黃紙

一鹿車卞曰劉卞非爲人寫黃紙者也訪問知怒言於中正退爲

尚書令吏或爲卞曰君才簡略堪大不堪小不如作守舍人卞從

其言後爲吏部令史遷齊王攸司空主簿轉太常丞司徒左西曹

掾尚書郎所歷皆稱職累遷散騎侍郎除并州刺史入爲左衛率

知賈后廢太子之謀甚憂之以計干張華而不見用益以不平賈

后親黨微服聽察外間頗聞卞言乃遷卞爲輕車將軍雍州刺史

卞知言泄恐爲賈后所誅乃飲藥卒初卞之并州昔同時爲須昌

小吏者十餘人祖餞之其一人輕卞卞遣扶出之人以此少之

史臣曰夫忠爲令德學乃國華譬衆星之有禮義人倫之有冠冕也衛瓘撫武帝之牀張華距趙倫之命進諫則伯玉居多臨危則茂先爲美遵乎險轍理有可言昏亂方凝則事睽其趣松筠無改則死勝於生固以赴蹈爲期而不辭乎傾覆者也俱陷淫網同嗟承劔邦家殄瘁不亦傷哉

贊曰賢人委質道映凌寒尸祿觀敗吾生未安衛以賈滅張由趙殘忠於亂世自古爲難

晉書三十六 列傳第六終

晉書三十七

列傳第七 宗室

安平獻王孚

子也 邑弟義陽成王望 望子河間平王洪 洪子威 洪弟嗣 親王整 整弟竟陵王祚 望弟太原成王輔 輔弟翼 翼弟下 順王景 景弟太原烈王瓌 瓌弟高陽元王珪 珪弟常山孝王衡 衡弟沛

安平獻王孚字叔達宣帝次弟也初孚長兄朗字伯達宣帝字仲達孚弟植字季達恂字顯達進字惠達通字雅達敏字幼達俱知名故時號爲八達焉孚溫厚廉讓博涉經史漢末喪亂與兄弟處危亡之中簞食瓢飲而披閱不倦性通恕以貞白自立未嘗有怨於人陳郡殷武有名於海內嘗懼罪譴孚往省之遂與同處分食談者稱焉魏陳思王植有俊才清選官屬以孚爲文學掾植負才陵物孚每切諫初不合意後乃謝之遷太子中庶子魏武帝崩太子號哭過甚孚諫曰大行晏駕天下特殿下爲命當上爲宗廟下

爲萬國奈何效匹夫之孝乎太子良久乃止曰卿言是也時羣臣初聞帝崩相聚號哭無復行列孚厲聲於朝曰今大行晏駕天下震動當早拜嗣君以鎮海內而但哭邪孚與尚書和洽罷羣臣備禁衛具喪事奉太子以卽位是爲文帝時當選侍中常侍等官太子左右舊人頗諷論主者便欲就用不調餘人孚曰雖有堯舜必有稷契今嗣王新立當進用海內英賢猶患不得如何欲因際會自相薦舉邪官失其任得者亦不足貴遂更他選轉孚爲中書郎給事常侍宿省內除黃門侍郎加騎都尉時孫權稱藩請送任子當遣前將軍于禁還久而不至天子以問孚孚曰先王設九服之制誠以要荒難以德懷不以諸夏禮責也陛下承緒遠人率貢權雖未送任子于禁不至猶宜以寬待之畜養士馬以觀其變不可以嫌疑責讓恐傷懷遠之義自孫策至權奕世相繼惟強與弱不在一禁禁之未至當有他故耳後禁至果以疾遲留而任子竟不至大軍臨江責其違言吳遂絕不貢獻後出爲河內典農賜爵關內侯轉清河太守初魏文帝置度支尚書專掌軍國支計朝議以征討未息動須節量及明帝嗣位欲用孚問左右曰有兄風不答云似兄天子曰吾得司馬懿二人復何憂哉轉爲度支尚書孚以爲擒敵制勝宜有備預每諸葛亮入寇關中邊兵不能制敵中軍奔赴輒不及事機宜預選步騎二萬以爲二部爲討賊之備又以關中連遭賊寇穀帛不足遣與州農丁五千屯於上邽秋冬習戰陣春夏脩田桑由是關中軍國有餘待賊有備矣後除尚書右僕射進爵昌平亭侯遷尙書令及大將軍曹爽擅權李勝何晏鄧颺等亂政孚不視庶事但正身遠害而已及宣帝誅爽孚與景帝屯司馬門以功進爵長社縣侯加侍中時吳將諸葛恪圍新城以孚

進督諸軍二十萬防禁

一作禦

之卒次壽春遣母丘儉文欽等進討諸

將欲速擊之孚曰夫攻者借人之力以為功且當詐巧不可力爭

一作爭力

也故稽留月餘乃進軍吳師望風而退魏明悼后崩議書銘

旌或欲去姓而書魏或欲兩書孚以為經典正義皆不應書凡帝

王皆因本國之名以為天下之號而與往代相別耳非為擇美名

以自光也天稱皇天則帝稱皇帝地稱后土則后稱皇后此乃所

以同天地之大號流無二之尊名不待稱國號以自表不俟稱氏

族以自彰是以春秋隱公三年經曰三月庚戌天王崩尊以稱天

不曰周王者所以殊乎列國之君也八月庚辰宋公和卒書國稱

名所以異乎天王也襄公十五年經曰劉夏逆王后于齊不云逆

周王后姜氏者所以異乎列國之夫人也至于列國則曰夫人姜

氏至自齊又曰紀伯姬卒書國稱姓此所以異乎天王后也由此

攷之尊稱皇帝赫赫無二何待於魏乎尊稱皇后彰以證號何待

於姓乎議者欲書魏者此以為天皇之尊同於往古列國之君也

或欲書姓者此以為天皇之后同於往古之夫人也乖經典之大

義異乎聖人之明制非所以垂訓將來為萬世不易之式者也遂

從孚議遷司空代王凌為太尉及蜀將姜維寇隴右雍州刺史王

經戰敗遣孚西鎮關中統諸軍事征西將軍陳泰與安西將軍鄧

艾進擊維維退孚還京師轉太傅及高貴鄉公遭害百官莫敢奔

赴孚枕尸於股哭之慟曰殺陛下者臣之罪奏推主者會太后令

以庶人禮葬孚與羣公上表乞以王禮葬從之孚性至慎宣帝執

政常自退損後逢廢立之際未嘗預謀景文二帝以孚屬尊不敢

逼後進封長樂公及武帝受禪陳留王就金墉城孚拜辭執王手

流涕歔歔不能自勝曰臣死之日固大魏之純臣也詔曰太傅勳

流涕歔歔不能自勝曰臣死之日固大魏之純臣也詔曰太傅勳

德弘茂朕所瞻仰以光導弘訓鎮靜宇內願奉以不臣之禮其封
爲安平王邑四萬戶進拜太宰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有司奏諸
王未之國者所置官屬權未有備帝以孚明德屬尊當宣化樹教
爲羣后作則遂備置官屬焉又以孚內有親戚外有交游惠下之
費而經用不豐奉絹二千匹及元會詔孚乘輿車上殿帝於阼階
迎拜旣坐帝親奉觴上壽如家人禮帝每拜孚跪而止之又給以
雲母輦青蓋車孚雖見尊寵不以爲榮常有憂色臨終遺令曰有
魏貞士河內溫縣司馬孚字叔達不伊不周不夷不惠立身行道
終始如一當以素棺單椁歛以時服泰始八年薨時年九十三帝
於大極東堂舉哀三日詔曰王勳德超世尊寵無二期願在位朕
之所倚庶永百齡諮仰訓導奄忽殂隕哀慕感切其以東園溫明
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緋練百匹絹布各五百匹錢百萬殺千斛
以供喪事諸所施行皆依漢東平獻王蒼故事其家遵孚遺旨所
給器物一不施用帝再臨喪親拜盡哀及葬又幸都亭望柩而拜
哀動左右給鑿輅輕車介士武賁百人吉凶導從二千餘人前後
鼓吹配饗太廟九子邕望輔翼晃瓌珪衡景

邕字子魁初爲世子拜步兵校尉侍中先孚卒追贈輔國將軍謚
曰貞邕子崇爲世孫又早夫泰始九年立崇弟平陽亭侯隆爲安
平王立四年咸寧三一作二年薨謚曰穆無子國絕

義陽成王望字子初出繼伯父則寬厚有父風仕郡上計吏舉孝
廉辟司徒掾歷平陽太守洛陽典農中郎將從宣帝討王凌以功
封永安亭侯遷護軍將軍改封安樂鄉侯加散騎常侍時魏高貴
鄉公好才愛士望與裴秀王沉鍾會並見親待數侍筵宴公性急
秀等居內職急有名便至以望外官特給追鋒車一乘武賁五人

時景文相繼輔政未嘗朝覲權歸晉室望雖見寵待每不自安由是求出爲征西將軍持節都督雍涼二州諸軍事在任八年威化明肅先是蜀將姜維屢寇關中及望至廣設方略維不得爲寇關中賴之進封順陽侯徵拜衛將軍領中領軍典禁兵尋加驃騎將軍開府頃之代何曾爲司徒武帝受禪封義陽王邑萬戶給兵二千人泰始三年詔曰夫尚賢庸勳尊宗一作崇茂親所以體國經化武是百辟也且台司之重存乎天官故周建六職政典爲首司徒中領軍以明德近屬世濟其美祖考創業翼佐大命出典方任入贊朝政文德旣著武功宣暢逮朕嗣位弼道惟明宜登上司兼統軍戎內輔帝室外隆威重其進位太尉中領軍如故置太尉軍司一人參軍事六人騎司馬五人又增置官騎十人并前三十假葆羽一作鼓吹吳將施績寇江夏邊境騷動以望統中軍步騎二萬

出屯龍陂爲二方重鎮假節加大都督諸軍事會荊州刺史胡烈

距績破之望乃班師俄而吳將丁奉寇芍陂望又率諸軍以赴之

未至而奉退拜大司馬孫孫本無孫字皓率衆向壽春詔望統中軍二萬

騎三千據淮北皓退軍罷泰始七年薨時年六十七賻贈有加望

性儉吝而好聚斂身亡之後金帛盈溢以此獲譏四子奕洪整彬

奕至黃門郎先望卒整亦早亡以奕子奇襲爵奇亦好畜聚不知

紀極遣三部使到交廣商貨爲有司所奏太康九年詔貶爲三縱

亭侯更以章武王威爲望嗣後威誅復立孫本無立字奇爲棘陽王以嗣

望

河間平王洪字孔業出繼叔父昌武亭侯遺仕魏歷位典農中郎

將原武太守封襄賁男武帝受禪封河間王立十二年咸寧二年

薨二子威混威嗣徙封章武其後威旣繼義陽王望更立混爲洪

嗣混歷位散騎常侍薨及洛陽陷混諸子皆沒于胡而小子滔初嗣新蔡王確亦與其兄俱沒後得南過與新蔡太妃不協太興二年上疏以兄弟竝沒在遼東章武國絕宜還所生太妃訟之事下太常太常賀循議章武新蔡俱承一國不絕之統義不得替其本宗而先後傍親按滔旣已被命爲人後矣必須無復兄弟本國永絕然後得還所生今兄弟在遠不得言無道理雖阻復非絕域且鮮卑恭命信使不絕自宜詔下遼東依劉羣盧諶等例發遣令還繼嗣本封謂滔今未得便委離所後也元帝詔曰滔雖出養自有所生母新蔡太妃相待甚薄滔執意如此如其不聽終當紛紜更爲不可今便順其所執還襲章武滔歷位散騎常侍薨子休嗣休與彭城王雄俱奔蘇峻峻平休已戰死弟珍年八歲以小弟坐咸和六年襲爵位至太宗正薨無嗣河間王欽以子範之繼位至游擊大將軍薨子秀嗣義熙元年爲桂陽太守秀妻桓振之妹振作逆秀不自安謀反伏誅國除

威字景曜初嗣洪威寧三年徙封章武太康九年嗣義陽王望威凶暴無操行諂附趙王倫元康末爲散騎常侍倫將篡使威與黃門郎駱休逼帝奪璽綬倫以威爲中書令倫敗惠帝反正曰阿皮捩吾指奪吾璽綬不可不殺阿皮威小字也於是誅威

隨穆王整兄奕卒以整爲世子歷南中郎將封清泉侯先父望薨追贈冠軍將軍武帝以義陽國一縣追封爲隨縣王子邁嗣太康九年以義陽之平林益邁爲隨郡王

竟陵王棼字孔偉初封樂陵亭侯起家叅相國軍事武帝受禪封東平王邑三千九十七戶入爲散騎常侍尚書棼善諂諛曲事楊駿及駿誅依法當死東安公絲與棼善故得不坐尋遷大鴻臚加

侍中繇欲擅朝政與汝南王亮不平亮託以繇討駿顧望免繇林等官遣林就國林遂殖財貨奢僭論制趙王倫篡位召還及義兵起倫以林爲衛將軍都督諸軍事倫敗林免官齊王冏輔政繇復爲僕射舉林爲平東將軍都督徐州諸軍事鎮下邳成都王穎輔政進林爲衛將軍會惠帝北征卽以林爲車騎將軍都督如故使率衆赴鄴蕩陰之役東海王越奔于下邳林不納越乃還國帝旣西幸越總兵謀迎大駕林甚懼長史王修說曰東海宗室重望今將興義公宜舉徐州以授之此克讓之美也林從之乃自一作承制都督兗州刺史車騎將軍表于天子時帝在長安遣使者劉虔卽拜焉林慮兗州刺史苟晞不避已乃給虔兵使稱詔誅晞晞時已避位林在州徵求不已郡縣不堪命范陽王虓遣晞還兗州徙林都督青州諸軍事林不受命昔山東諸侯與豫州刺史劉喬相結虓遣將田徽擊林破之林走還國帝還洛陽林乃詣闕及懷帝踐阼改封竟陵王拜光祿大夫越出牧豫州畱世子毗及其黨何倫訪察宮省林白帝討越乃合衆襲倫不剋帝委罪於林林奔竄獲免越薨乃出及洛陽傾覆爲亂兵所害

太原成王輔魏末爲野王太守武帝受禪封渤海王邑五千三百七十九戶泰始二年之國後爲衛尉出爲東中郎將轉南中郎將咸寧三年徙爲太原王監并州諸軍事太康四年入朝五年薨追贈鎮北將軍永平元年更贈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子弘立元康中爲散騎常侍後徙封中丘王三年薨子鑠立

翼字子世少歷顯位官至武賁中郎將武帝末受禪而卒以兄邕之支子承爲嗣封南宮縣王薨子祐嗣立承遂雖本無爲後

下邳獻王晃字子明魏武封始亭侯拜黃門侍郎改封西安男出

爲東莞太守武帝受禪封下邳王邑五千一百七十六戶泰始二年就國晃孝友貞廉謙虛下士甚得宗室之稱後爲長水校尉南中郎將九年詔曰南中郎將下邳王晃清亮中正體行明潔才周政理有文武策識其以晃爲使持節都督寧益二州諸軍事安西將軍領益州刺史晃以疾不行更拜尚書遷右僕射久之出爲鎮東將軍都督青徐二州諸軍事惠帝卽位入爲車騎將軍加散騎常侍將誅楊駿以晃領護軍屯東掖門尋守尚書令遷司空加侍中令如故咸寧六年薨追贈太傅二子裒裒早卒裒有篤疾別封良城縣王以太原王輔第三子韓宋本作韓爲嗣官至侍中尚書早薨子韶立

太原烈王瓌字子泉魏長樂亭侯改封貴壽鄉侯歷振威將軍秘書監封固始子武帝受禪封太原王邑五千四百九十六戶泰始二年就國四年入朝賜袞冕之服遷東中郎將十年薨詔曰瓌乃心忠篤智器雅亮歷位文武有幹事之績出臨封土夷夏懷附鎮守許都思謀可紀不幸早薨朕甚悼之今安厝在近其追贈前將軍子顥立徙封河間王別有傳

高陽元王珪字子璋少有才望魏高陽鄉侯歷河南令進封滎陽子拜給事黃門侍郎武帝受禪封高陽王邑五千五百七十戶歷北中郎將督鄴城守諸軍事泰始六年入朝以父孚年高乞留供養拜尚書遷右僕射十年薨詔遣兼大鴻臚持節監護喪事贈車騎將軍儀同三司珪有美譽於世而帝甚悼惜之無子詔以太原王輔子緝襲爵緝立五年咸寧四年薨謚曰哀無子太康二年詔以太原王瓌世子顥子訟爲緝後封真定縣侯

常山季王衡字子平魏封德陽鄉侯進封汝陽子爲駙馬都尉武

帝受禪封常山王邑三千七百九十戶二年薨無子以安平世子
邑第四子敦爲嗣

沛順王景字子文魏樂安亭侯歷諫議大夫武帝受禪封沛王邑
三千四百戶立十一年咸寧元年薨子韜立

彭城穆王權

孫絃 絃子俊

彭城穆王權字子輿宣帝弟魏魯相東武城侯馗之子也初襲封
拜冗從僕射武帝受禪封彭城王邑二千九百戶出爲北中郎將
都督鄴城守諸軍事泰始中入朝賜袞冕之服咸寧元年薨子元
王植立歷位後將軍尋拜國子祭酒太僕卿侍中尚書出爲安東
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代淮南王允鎮壽春未發或云植助允攻
趙王倫遂以憂薨贈車騎將軍增封萬五千戶子康王釋立官至
南中郎將持節平南將軍分魯國蕃薛二縣以益其國凡二萬三

千戶薨子雄立坐奔蘇峻伏誅更以釋子絃嗣

絃字偉德初封唐

一作生

邑縣公建興末元帝承制以絃繼高密王

據及帝卽位拜散騎侍郎遷翊軍校尉前將軍雄之誅也絃入繼

本宗拜國子祭酒加散騎常侍尋遷大宗正秘書監有風疾性理

不怙或欲上疏陳事歷示公卿又杜門讓還章印貂蟬著杜門賦

以顯其志由是更拜光祿大夫領大宗師常侍如故後疾甚馳騁

無度或攻劫軍寺或扞傷官屬醜言悖詈誹謗上下又乘車突入

端門至太極殿前於是御史中丞車灌奏劾請免絃官下其國嚴

加防錄成帝詔曰王以明德茂親居宗師之重宜敷道養德靜一

其操而頃游行煩數冒履風塵宜令官屬已下各以職奉衛不得

令王復有比券內外職司各慎其局王可解常侍光祿宗師先所

給車牛可錄取賜米布牀帳以養疾咸康八年薨贈散騎常侍金

紫光祿大夫二子玄俊玄嗣立會庚戌制不得藏戶玄匿五戶相
温表玄犯禁收付廷尉既而宥之位至中書侍郎薨子弘之立位
至散騎常侍薨子邵立薨子崇之立薨子緝之立宋受禪國除
恭王俊字道度出嗣高密王略官至散騎常侍薨子敬王純之立
歷臨川內史司農少府卿太宰右長史薨子恢之立義熙末以給
事中兼太尉修謁洛陽園陵宋受禪國除

高密文獻王泰

子孝王略 略兄新蔡武哀王騰 騰子莊王確 略弟南陽

高密文獻王泰字子舒彭城穆王權之弟魏陽亭侯補陽翟令遷
扶風太守武帝受禪封隴西王邑三千二百戶拜游擊將軍出爲
兗州刺史加鷹揚將軍遷使持節都督寧益二州諸軍事安西將
軍領益州刺史稱疾不行轉安北將軍代兄權督鄴城守事遷安
西將軍都督關中事太康初入爲散騎常侍前將軍領鄴城門校

尉以疾去官後代下邳王晃爲尚書左僕射出爲鎮西將軍領護

西戎校尉假節代扶風王駿都督關中軍事以疾還京師永熙初

代石鑿爲司空尋領太子太保及楊駿誅泰領駿營加侍中給步

兵二千五百人騎五百匹泰固辭乃給千兵百騎楚王瑋之被收

泰嚴兵將校之祭酒丁綏諫曰公爲宰相不可輕動且夜中倉卒

宜遣人參審定問泰從之瑋旣誅乃以泰錄尚書事遷太尉守尚

書令改封高密王邑萬戶元康九年薨追贈太傅泰性廉靜不近

聲色雖爲宰輔食大國之租服飾肴膳如布衣寒士任真簡率每

朝會不識者不知其王公也事親恭謹居喪哀戚謙虛下物爲宗

室儀表當時諸王惟泰及下邳王晃以節制晃稱雖並不能振施

其餘莫得比焉泰四子越騰略模越自有傳騰出後叔父弟略立

孝王略字元簡孝敬慈順小心下士少有父風元康初愍懷太子

在東宮選大臣子弟有名稱者以爲賓友略與華恒等並侍左右
歷散騎黃門侍郎散騎常侍秘書監出爲安南將軍持節都督沔
南諸軍事遷安北將軍都督青州諸軍事略逼青州刺史程牧牧
避之略自領州永興初恹令劉根起兵東萊誑惑百姓衆以萬數
攻略於臨淄略不能距走保聊城懷帝卽位遷使持節都督荊州
諸軍事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京兆流人王適與叟人郝洛
聚衆數千屯于冠軍略遣叅軍崔曠率將軍皮初張洛等討適爲
適所譎戰敗略更遣左司馬曹攄統一作曠等進逼適將大戰曠
在後密自退走攄軍無繼戰敗死之略乃赦曠罪復遣部將韓松
又督曠攻適適降尋進開府加散騎常侍永嘉三年薨追贈侍中
太尉子據立薨無子以彭城康王子紘爲嗣其後紘歸本宗立紘
子俊以奉其祀

新蔡武哀王騰字元邁少拜冗從僕射封東嬴公歷南陽魏郡太
守所在稱職徵爲宗正遷太常轉持節寧北將軍都督并州諸軍
事并州刺史惠帝討成都王穎六軍敗績騰與安北將軍王浚共
殺穎所署幽州刺史和演率衆討穎穎遣北中郎將王斌距戰浚
率鮮卑騎擊斌騰爲後係大破之穎懼挾帝歸洛陽進騰位安北
將軍永嘉初遷車騎將軍都督鄴城守諸軍事鎮鄴又以迎駕之
勳改封新蔡王初騰發并州次于真定值大雪平地數尺營門前
方數丈雪融不積騰怪而掘之得玉馬高尺許表獻之其後公師
藩與平陽人汲桑等爲羣盜起於清河鄒縣衆千餘人寇頓丘以
葬成都王穎爲辭載穎主而行與張泓故將李豐等將攻鄴騰曰
孤在并州七年胡圍城不能剋汲桑小賊何足憂也及豐等至騰
不能守率輕騎而走爲豐所害四子虞矯紹確虞有勇力騰之被

害虞逐豐豐投水而死是日虞及矯紹并鉅鹿太守崔曼車騎長
史羊桓一作恒從事中郎蔡充等又爲豐餘黨所害及諸名家流移依
鄴者死亡並盡初鄴中雖府庫虛竭而騰資用甚饒性儉嗇無所
振惠臨急乃賜將士米可數升帛各丈尺是以人不爲用遂致於
禍及苟晞救鄴桑還平陽于時盛夏尸爛壞不可復識騰及三子
骸骨不獲庶子確立

莊王確字嗣安歷東中郎將都督豫州諸軍事鎮許昌永嘉末爲
石勒所害無子初以章武王混子滔奉其祀其後復以汝南威王
祐子弼爲確後太興元年薨無子又以弼弟邈嗣確位至侍中薨
于晃立拜散騎侍郎桓温廢武陵王免晃爲庶人徙衡陽孝武帝
立晃弟崇繼邈後爲奴所害于惠立宋受禪國除

南陽王模字元表少好學與元帝及范陽王虓俱有稱於宗室初

封平昌公惠末拜冗從僕射累遷太子庶子員外散騎常侍成

都王穎奔長安東河越以模爲北中郎將鎮鄴永興初成都王

穎攻下督師藩桓權郝昌等攻鄴模左右謀應之廣平太守

丁邵一作范陽王虓又遣兗州刺史苟晞援之藩等散走遷

鎮東將軍鎮許昌進爵南陽王永嘉初轉征西大將軍開府都

督秦雍梁益諸軍事代河間王顒鎮關中模感丁邵之德勅國人

爲邵生立碑時關中饑荒百姓相噉加以疾癘盜賊公行模力不

能制乃鑄銅人鐘鼎爲釜器以易穀議者非之東海王越表徵模

爲司空遣中書監傅祗代之模謀臣淳于定說模曰關中天府之

國霸王之地公以不能綏撫而還旣於聲望有虧又公兄弟唱起

大事而並在朝廷若自強則有專權之罪弱則受制於人非公之

利也模納其言不就徵表遣世子保爲西中郎將東莞校尉鎮上

邽秦州刺史裴苞距之模使帳下都尉陳安率衆攻苞苞奔安定太守賈疋以郡迎苞模遣軍司謝班代疋疋退奔盧水其年進位太尉大都督洛京傾覆模使牙門趙染戍蒲坂染求馮翊太守不得怒率衆降于劉聰聰使其子粲及染攻長安模使淳于疋距之爲染所敗士衆離叛倉庫虛竭軍祭酒韋輔曰事急矣早降可以免模從之遂降于染染箕踞褻數模之罪送詣粲粲殺之以模妃劉氏賜胡張本爲妻子保立

保字景度少有文義好述作初拜南陽國世子模遇害保在上邽其後賈疋死裴苞又爲張軌所殺保全有秦州之地自號大司馬承制置百官隴右氏羌並從之涼州刺史張實遣使貢獻及愍帝卽位以保爲右丞相加侍中都督陝西諸軍事尋進位相國模之敗也都尉陳安歸於保保命統精勇千餘人以討羌寵遇甚厚保將張春等疾之請安有異志請除之保不許春等輒伏刺客以刺安安被創馳還隴城遣使詣保貢獻不絕愍帝之蒙塵也保自稱晉王時上邽大饑士衆窘困張春奉保之南安陳安自號秦州刺史稱藩於劉曜春復奉保奔桑城將投于張實實使兵迎保實禦之也是歲保病薨時年二十七保體質豐偉嘗自稱重八百斤喜睡痿疾不能御婦人無子張春立宗室司馬瞻奉保後陳安舉兵攻春春走瞻降于安安送詣劉曜曜殺之安奉保喪以天子禮葬于上邽謚曰元

范陽康王綏

子虓

范陽康王綏字子都彭城王權季弟也初爲諫議大夫泰始元年受封在位十五年咸寧五年薨子虓立焉

虓字武會少好學馳譽研攷經紀清辨能言論以宗室選拜散騎

常侍累遷尚書出爲安南將軍都督豫州諸軍事持節鎮許昌進位征南將軍河間王顥表立成都王穎爲太弟爲王浚所破挾天子還洛陽虓與東平王楙鎮東將軍周馥等上言曰自愍懷被害皇儲不建委重前相輒失臣等是以前年太宰與臣永惟社稷之貳不可久空所以共啓成都王穎以爲國副受重之後而弗克負荷小人勿用而以爲腹心骨肉宜敦而猜佻薦至險詖宜遠而讒說殄行此皆臣等不聰不明失所宗賴遂令陛下謬於降授雖戮臣等不足以謝天下今大駕還宮文武空曠制度荒破靡有孑遺臣等雖劣足匡王室而道路之言謂張方與臣等不同旣惜所在興異又以太宰惇德允元著於具瞻每當義節輒爲社稷宗盟之先張方受其指教爲國救節昔年之舉有死無貳此卽太宰之良將陛下之忠臣但以受性強毅不達變通遂守前志已致紛紜然退思惟旣是其不易之節且慮事翻之後爲天下所罪故不一作

卽西還耳原其本事實無深責臣聞先代明主未嘗不全護功臣

一作各令福流子孫自中間以來陛下功臣初無全者非獨人才皆

劣其於取禍實由朝廷策之失宜不相容恕以一旦之名喪其積

年之勳旣違周禮議功之典且使天下之人莫敢復爲陛下致節

者臣等此言豈獨爲一張方實爲社稷遠計欲令功臣長守富貴

臣愚以爲宜委太宰以關右之任一方事重及自州郡已下選舉

受任一皆仰成若朝之大事廢興損益每輒疇諮此則二伯述職

周召分陝之義陛下復行於今時遣方還郡令羣后申志時定王

室如加方官請悉如舊此則忠臣義士有勸功臣必全矣司徒戎

異姓之賢司空越公族之望並忠國愛主小心翼翼宜幹機事委

以朝政安北將軍王浚佐命之胤率身履道忠亮清正遠近所推

如今日之大舉實有定社稷之勳此是臣等所以嘆息歸高也浚
宜特崇重之以副羣望遂撫幽朔長爲北藩臣等竭力扞城藩屏
皇家陛下垂拱而四海自正則四祖之業必隆於今日月之暉昧
而復曜乞垂三思察臣所言又可以臣表西示太宰又表曰成都
王失道爲姦邪所誤論王之身不宜深責且先帝遺體陛下羣弟
自元康以來罪戮相尋實海內所爲匍匐而臣等所以痛心今廢
成都更封一邑宜其必許若廢黜尋有禍害旣傷陛下矜慈之恩
又令遠近恒謂公族無復骨肉之情此實臣等內省悲慙無顏於
四海也○陛下察臣忠欵於是虓先率衆自許屯於滎陽會惠帝
西遷虓與從兄平昌公模長史馮嵩等刑白馬唾血而盟推東海
王越爲盟主虓都督河北諸軍事驃騎將軍持節領豫州刺史劉
喬不受越等節度乘虛破許虓自拔渡河王浚表虓領冀州刺史
資以兵馬虓入冀州發兵又南濟河破喬等河間王顥間喬敗斬
張方傳首於越越與虓西迎帝而顥出奔於是奉天子還都拜虓
爲司徒永興三年暴疾薨時年三十七無子養模子黎爲嗣黎隨
模就國於長安遇害

濟南惠王遂

曾孫勳

濟南惠王遂字子伯宣帝弟魏鴻臚丞恂之子也仕魏關內侯進
封平昌亭侯歷典軍郎將景元二年轉封武城鄉侯督鄴城守諸
軍事北中郎將五等建封祝阿伯累遷冠軍將軍武帝受禪封濟
南王泰始二年薨二子耽緝耽嗣立咸寧三年徙爲中山王是年
薨無子緝繼成都王穎以緝爲建威將軍與石熙等率衆距王浚
沒於陣薨無子國除後遂之曾孫勳字偉長年十餘歲愍帝末長
安陷劉曜將令狐泥養爲子及壯便弓馬能左右射咸和六年自

關右還自列云是大長秋恂之玄孫冠軍將軍濟南惠王遂之曾
孫略陽太守瓘之子遂拜謁者僕射以勇聞庾翼之鎮襄陽以梁
州刺史援桓宣卒請勳代之初屯西城退守武當時石季龍死中
國亂雍州諸豪帥馳告勳率眾出駱谷壁于懸鉤去長安二百
里遣部將劉煥攻長安又拔賀城於是關中皆殺季龍太守令長
以應勳勳兵少未能自固復還涼州永和張琚據隴東遣使招
勳勳復入長安初京兆人杜洪以豪族陵琚琚以勇俠侮洪洪
失十知勳憚琚兵強因說勳曰不殺張琚關中非國家有也勳乃
二字偽請琚於坐殺之琚弟走池陽合眾攻勳頻戰不利請和歸梁州
後桓溫伐關中命勳出子午道而為符雄所敗退屯于女媧堡俄
遷征虜將軍監關中軍事領西戎校尉賜爵通吉亭侯為政暴酷
至於治中別駕及州之豪右言語忤意即於坐梟斬之或引弓自
射西土患其凶虐在州常懷據蜀有僭偽之意桓溫聞之務相綏
懷以其子康為漢中太守勳逆謀已成憚益州刺史周撫未發及
撫卒遂擁眾入劔閣梁州別駕雍端西戎司馬隗粹並切諫勳皆
誅之自號梁益二州牧成都王桓溫遣朱府討勳勳兵潰為序所
獲及息龍子長史梁憚司馬金一等送于溫溫並斬之傳首京師

譙剛王遜

子閔王承弟恢之

承子列

無忌子敬王恬

恬子忠王尚之

尚之

尚之

譙剛王遜字子佛宣帝弟魏中郎進之子也仕魏關內侯改封城
陽亭侯叅鎮東軍事拜輕車將軍羽林左監五等建徒封涇陽男
武帝受禪封譙王邑四千四百戶泰始二年薨二子隨承定王隨
立薨子邃立没于石勒元帝以承嗣遜閔王承字敬才少篤厚有
志行拜奉車都尉奉朝請稍遷廣威將軍安夷護軍鎮安定從惠
帝還雒陽拜游擊將軍永嘉中天下漸亂間行依征南將軍山簡

會簡卒進至武昌元帝初鎮揚州承歸建康補軍諮祭酒愍帝徵
爲龍驤將軍不行先帝爲晉王承制更封承爲譙王太興初拜屯
騎校尉加輔國將軍領左軍將軍承居官儉約家無別室尋加散
騎常侍輔國左軍如故王敦有無君之心表疏輕慢帝夜召承以
敦表示之曰王敦頃年位任足矣而所一作新求不已言至於此將
若之何承曰陛下不早裁之難將作矣帝欲樹藩屏會敦表以宣
城內史沈充爲湘州帝謂承曰湘州南楚險固在上流之要控三
州之會是用武之國也今以叔父居之如何一作何如承曰臣幸託未
屬身當宿衛未有驅馳之勞頻受過厚之遇夙夜自厲思報天德
君之所命惟力是視敢有辭焉然湘州蜀寇之餘人物凋盡若上
憑天威得之所莅比及三年請從戎役若未及此雖復灰身亦無
益也於是詔曰夫王者體天理物非羣才不足濟其務外建賢哲

以樹風聲內睦親親以廣藩屏是以大公封齊伯禽居魯此先王

之令典古今之通議也我晉開基列國相望乃授琅邪武王鎮統

東夏汝南文成一作武總一作淮許扶風梁王迭據關右爰暨東嬴一作司并

州今公族雖寡不逮曩時豈得替舊章乎散騎常侍左將軍譙王

承貞素欵亮志存忠恪便蕃左右恭肅彌著今以承監湘州諸軍

事南中郎將湘州刺史初劉隗以王敦威權太盛終不可制勸帝

出諸心腹以鎮方隅故先以承爲湘州續用隗及戴若思等並爲

州牧承行達武昌釋戎備見王敦敦與之宴欲觀其意謂承曰大

王雅素佳士恐非將帥才也承曰公未見知耳鈇刃豈不能一割

乎承以敦欲測其情故發此言敦果謂錢鳳曰彼不知懼而學壯

語此之不武何能爲也聽承之鎮時湘土荒殘公私困弊承躬自

儉約乘輦菱車而傾心綏撫甚有能名敦恐其爲已患詐稱北伐

悉召承境內船乘承知其姦計分半與之敦尋構難遣叅軍桓羆說承以劉隗專寵今便討擊請承以爲軍司以軍期上道承歎曰吾其死矣地荒人鮮勢孤援絕赴君難忠也死王事義也惟忠與義夫復何求便欲唱義而衆心疑惑承曰吾受國恩義無有貳府長史虞惺慷慨有志節謂承曰王敦居分陝之任而一旦作逆天地所不容人神所痛疾大王宗室藩屏寧可從其僞邪便宜電奮存亡以之於是與惺及弟前丞相掾望建昌太守長沙王循衡陽太守淮陵劉翼等共盟誓囚桓羆馳檄湘川指期至巴陵零陵太守尹奉首同義謀出軍營陽於是一州之內皆同義舉乃使虞望討諸不服斬湘東太守鄭澹澹敦姊夫也敦遣南蠻校尉魏又將軍李恒田嵩等甲卒二萬以攻承承且戰且守待救於尹奉虞望而城池不固人情震恐或勸承南投陶侃又云可退據零桂承曰吾舉義衆志在死節寧偷生苟免爲奔敗之將乎事之不濟其令百姓知吾心耳初安南將軍甘卓與承書勸使固守當以兵出沔口斷敦歸路則湘圍自解承答書曰季思足下勞於王事天綱暫圮中原丘墟四海義士方謀剋復中興江左艸創始爾豈圖惡逆萌自寵臣吾以闇短託宗皇屬仰豫密命作鎮南夏親奉中詔成規在心伯仁諸賢扼腕岐路至止尚淺凡百茫然豺狼易驚遂肆醜毒聞知駭踊神氣衝越子來之義人思自百不命而至衆過數千誠足以決一旦之機攄山海之憤矣然迫於倉卒舟楫未備魏又李恒尋見圍逼是故事與意違志力未展猥辱來使深同大趣一作越嘉謀英算發自深衷執讀周復欣無以量足下若能卷甲電赴猶或有濟若有狐疑求我枯魚之肆矣兵聞拙速未覩工遲季思足下勉之勉之書不盡意絕筆而已卓軍次牂口聞王師敗績

停師不進又等攻戰日逼敦又送所得臺中人書疏令又射以示承城內知朝廷不守莫不悵惋劉翼戰死相持百餘日城遂沒又檻送承荊州刺史王廙承敦旨於道中害之時年五十九敦平詔贈車騎將軍子無忌立

烈王無忌字公壽承之難以年小獲免咸和中拜散騎侍郎累遷屯騎校尉中書黃門侍郎江州刺史褚裒當之鎮無忌及丹楊尹桓景等餞於板橋時王廙子丹楊丞耆之在坐無忌志欲復讎拔刀將手刃之裒景命左右救捍獲免御史中丞車灌奏無忌欲專殺人付廷尉科罪成帝詔曰王敦作亂閔王遇禍尋事原情今王何責然公私憲制亦已有斷王當以體國爲大豈可尋繹由來以亂朝憲主者其申明法令自今已往有犯必誅於是聽以贖論建元初遷散騎常侍轉御史中丞出爲輔國將軍長沙相又領江夏相

尋轉南郡河東二郡太守將軍如故隨桓溫伐蜀以勳賜少子愔爵廣晉伯進號前將軍永和六年薨贈衛將軍二子恬愔恬立

敬王恬字元愉少拜散騎侍郎累遷散騎常侍黃門郎御史中丞值海西廢簡文帝登作未解嚴大司馬桓溫屯中堂吹警角恬奏劾溫大不敬請科罪溫視奏歎曰此兒乃敢彈我真可畏也恬忠正有幹局在朝憚之遷右衛將軍司雍秦梁四州大中正拜尚書轉侍中領左衛將軍補吳國內史又領太子詹事恬旣宗室勳望有才用孝武帝時深仗之以爲都督竟青冀幽并揚州之晉陵徐州之南北郡軍事領鎮北將軍竟青二州刺史假節太元十五年薨追贈車騎將軍四子尚之恢之允之休之尚之立

忠王尚之字伯道初拜秘書郎遷散騎侍郎恬鎮京口尚之爲振威將軍廣陵相父憂去職服闋爲驃騎諮議叅軍宗室之內世有

人物王國寶之誅也散騎常侍劉鎮之彭城內史劉涓子徐州別駕徐放並以同黨被收將加大辟尚之言於會稽王道子曰刑獄不可廣宜釋鎮之等道子以尚之昆季並居列職每事仗焉乃從之兗州刺史王恭忌其盛也與豫州刺史庾楷並稱兵以討尚之爲名南連荊州刺史殷仲堪南郡公桓玄等道子命前將軍王愔右將軍謝琰討恭尚之距楷允之與楷子鴻戰於當利鴻敗走斬楷將段方楷單馬奔于桓玄道子以尚之爲建威將軍豫州刺史假節一依楷故事尋進號前將軍允之爲吳國內史恢之驃騎司馬丹陽尹休之襄城太守各擁兵馬勢傾朝廷後將軍元顯執政亦倚以爲援元顯寵倖張法順每宴會坐起無別尚之入朝正色謂元顯曰張法順驅走小人有何才異而暴被拔擢當今聖世不宜如此元顯默然尚之又曰宗室雖多匡諫者少王者尚納芻蕘之言况下官與使君骨肉不遠蒙眷累世何可坐視得失而不盡言因此法順令下舉坐失色尚之言笑自若元顯深銜之後苻下西府令出勇力二千人尚之不與曰西藩濱接荒餘寇虜無常兵止數千不足成衛無復可分徹者元顯尤怒會欲伐桓玄故無他及元顯稱詔西伐命尚之爲前鋒尚之子文仲爲寧遠將軍宣城內史桓玄至姑孰遣馮該等攻歷陽斷洞浦焚尚之舟艦尚之率步卒九千陣於浦上先遣武都太守楊秋屯橫江秋奔于玄軍尚之衆潰逃于涂中十餘日譙國人韓連丁元等以告玄玄害之於建康市玄上疏以閔王不宜絕嗣乃更封尚之從弟康之爲譙縣王安帝反正追贈尚之衛將軍以休之長子文思爲尚之嗣襲封譙郡王文思性凶暴每違軌度多殺弗辜好田獵燒人焚墓數爲有司所糾遂與羣小謀逆劉裕聞之誅其黨與送文思付父休之

令自訓厲後與休之同怨望稱兵爲裕所敗而死國除
恢之字季明歷官驃騎司馬丹楊尹尙之爲桓玄所害徙恢之等
於廣州而於道中害之安帝反正追贈撫軍將軍

休之字季預少仕清塗以平王恭庾楷功拜龍驤將軍襄城太守
鎮歷陽桓玄攻歷陽休之嬰城固守及尙之戰敗休之以五百人
出城力戰不捷乃還城携子姪奔于慕容超聞義軍起復還京師
大將軍武陵王令曰前龍驤將軍休之才幹貞審功業旣成歷陽
之戰事在機捷及至勢乖力屈奉身出奔猶鳩集義徒崎嶇險阻
旣應親賢之舉宜委分陝之重可監荆益梁寧秦雍六州軍事領
護南蠻校尉荊州刺史假節到鎮無幾桓振復襲江陵休之戰敗
出奔襄陽寧朔將軍張暢之高平相劉懷肅自沔攻振走之休之
還鎮御史中丞王楨之奏休之失戍免官朝廷以豫州刺史魏詠

之代之徵休之還京師拜後將軍會稽內史御史中丞阮歆之奏
休之與尚書虞嘯父犯禁嬉戲降號征虜將軍尋復爲後將軍及
虜循作逆加督浙江東五郡軍事坐公事免劉毅誅復以休之都
督荆雍梁秦寧益六州軍事平西將軍荊州刺史假節以子文思
爲亂上疏謝曰文思不能聿修自貽罪戾憂懼震惶愧交集臣
御家無方威訓不振致使子姪愆法仰負聖朝悚赧兼懷胡顏自
處請解所任歸罪闕庭不許後以文思事怨望遂結雍州刺史魯
宗之將共誅執政時休之次子文寶及兄子文祖並在都收付廷
尉賜死劉裕親自征之密使遺休之治中韓延之書曰文思事意
遠近所知去秋遣康之送還司馬君者推至公之極也而了無愧
心久絕表疏此是天地所不容吾受命西征止其父子而已彼土
僑舊爲之驅逼一無所問往年郗僧施謝邵任集之等交構積歲

專爲劉毅規謀所以至此今卿諸人一時逼迫本無纖費吾虛懷
期物自有由來今在近路是諸賢濟身之日若大軍相臨交鋒接
刃蘭艾雜揉^{一作}或恐不分故白此意并可示同懷諸人延之報
曰聞親率戎馬遠履西畿闔境士庶莫不惟駭何者莫知師出之
名故也辱來疏始委以譙王前事良增歎息司馬平西體國忠貞
款懷待物以君有匡復之勲家國蒙賴推德委誠每事詢仰譙王
往以微事見劾猶自遜位况以大過而當默然也但康之前言有
所不盡故重使胡道申白所懷道未及反已表奏廢之所不盡者
命耳推寄相與正當如此有何不可便及兵戈自義旗以來方伯
誰敢不先相諮疇而徑表天子可謂欲加之罪其無辭乎劉裕足
下海內之人誰不見足下此心而復欲誑國士天地所不容在彼
不在此矣來言虛懷期物自有由來今伐人之君啗人以利真可
謂虛懷期物自有由來矣劉藩死於閭闔之門諸葛弊於左右之
手甘言詫語方伯襲之以輕兵遂使席上靡款懷之士聞外無自
信諸侯以是爲得算良可恥也吾誠鄙劣嘗聞道於君子以平西
之至德寧可無授命之臣乎假令天長喪亂九流渾濁當與臧洪
游於地下耳裕得書歎息以示諸佐曰事應如此宗之聞裕向荆
州自襄陽就休之共屯江陵使文思及宗之子軌以兵距裕戰于
江津休之大敗遂與宗之俱奔于姚興裕平姚泓休之將奔于魏
未至道死

允之字季度出後叔父情襲爵廣晉伯歷位輔國將軍吳國宣城
譙梁內史王恭庾楷桓玄等內伐也會稽王道子命允之兄弟距
楷破之元興初與兄恢之同徙廣州於道被害義軍起追贈太常
卿從弟康之以子文惠襲爵宋受禪國除

韓延之字顯宗南陽赭陽人魏司徒暨之後也少以分義稱安帝時爲建威將軍荊州治中轉平西府錄事參軍以劉裕父名翹字顯宗延之遂字顯宗名兒爲翹以示不臣劉氏與休之俱奔姚興劉裕入關又奔于魏

愔字敬王初封廣晉伯早卒無子兄恬以子允之嗣

高陽王睦

高陽王睦字子友譙王遜之弟也魏安平亭侯歷侍御史武帝受禪封中山王邑五千二百戶睦自表乞依六蓼祀臯陶鄩祀祀相立廟事下太常依禮典平議博士祭酒劉燾等議禮記王制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而五是則立始祖之廟謂嫡統承重一人得立耳假令支弟並爲諸侯始封之君不得立廟也今睦非爲正統若立祖廟中山不得並也後世中山乃得爲睦立廟爲後世子

孫之始祖耳詔曰禮文不明此制度大事宜令詳審可下禮官博議乃處當之咸寧三年睦遣使募徙國內八縣受逋逃私占及變易姓名詐冒復除者七百餘戶冀州刺史杜友奏睦招誘逋亡不宜君國有司奏事在赦前應原詔曰中山王所行何乃至此覽奏甚用憮然廣樹親戚將以上輔王室下惠百姓也豈徒榮崇其身而使民踰典憲乎此事當大論得失正臧否所在耳苟不宜君國何論於赦令之間耶其貶睦爲縣侯乃封丹水縣侯及吳平太康初詔復爵有司奏封江陽王帝曰睦退靜思愆改修其德今有爵土不但以赦江陽險遠其以高陽郡封之乃封爲高陽王元康元年爲宗正薨在位世子蔚早卒孫毅立拜散騎侍郎永嘉中沒于石勒隆安元年詔以譙敬王恬次子恢之子文深繼毅後立五年薨無嗣復以高密王純之子法蓮繼之宋受禪國除

任城景王陵 弟順 斌

任城景王陵字子山宣帝弟魏司隸從事安城亭侯通之子也初拜議郎泰始元年封北海王邑四千七百戶三年轉封任城王之國咸寧五年薨子濟立拜散騎侍郎給事中散騎常侍輔國將軍隨東海王越在項爲石勒所害二子俱沒有二弟順斌

順字子思初封習陽亭侯及武帝受禪順歎曰事乖唐虞而假爲禪名遂悲泣由是廢黜徙武威姑臧縣雖受罪流放守意不移而卒

西河繆王斌字子政魏中郎武帝受禪封陳王邑千七百一十戶三年改封西河咸寧四年薨子隱立薨子晉立

史臣曰泰始之初天下少事革魏餘弊遵周舊典並建宗室以爲藩翰諸父同虞虢之尊兄弟受魯衛之祉以爲歷紀長久本支百

世安平風度宏邈器宇高雅內弘道義外闡忠貞洎高貴薨殂則枕尸流慟陳畱就國則拜辭隕涕語曰疾風彰勁草獻王其有焉故能位班上列享年眉壽清徽至範爲晉宗英子孫遵業世篤其慶高密風監清遠簡素寡欲孝以承親忠以奉上諸枝庶實謂國楨新蔡南陽俱莅方嶽值王室多難中原蕪一作無梗表義甄節

效績艱危于時醜類實繁凶威日逞勢懸衆寡相繼淪亡悲夫譙閔沉雄壯勇作鎮南服屬姦回肆亂稱兵內侮懷忠憤發建義湘川一作州荆沔響應羣才致力雖元勳不立而誠節克彰垂裕後昆

奕世貞烈豈不休哉勳托末屬稟性凶暴仍荷朝寄推轂梁岷遂棄親背主負恩放命憑庸蜀之饒苞藏不逞恃江山之固姦謀日深是以搢紳切齒攄積憤之志義士思奮厲忘身之節天道禍淫應時蕩定昔汲黯猶在淮南寢謀周撫若存凶渠未發以邪忌正

異代同規詩云自貽伊戚其勳之謂矣習陽憑慶枝葉守約懷逸
棲情塵外希蹤物表顧匹夫之獨善貴達節之弘規言出身播猶
爲幸也

贊曰安平立節雅性貞亮高密舍和宗室之望新蔡遇禍忠全元
喪譙門狗義力屈志揚勳自貽戚名隕身亡順不恤忌流播遐方

晉書三十七 列傳第七 終

晉書三十八

列傳第八

宣帝九男穆張皇后生景帝文帝平原王幹伏夫人生汝南文成
王亮琅邪武王佃清惠亭侯京扶風武王駿張夫人生梁王彤柏
夫人生趙王倫汝南王亮亮及倫別有傳

平原王幹字子良少以公子魏時封安陽亭侯稍遷撫軍中郎將
進爵平陽鄉侯五等建改封定陶伯武帝踐阼封平原王邑萬一
千三百戶給鼓吹駙馬二疋加侍中之服咸寧初遣諸王之國幹
有篤疾性理不恒而頗清虛靜退簡於情欲故特詔畱之太康末
拜光祿大夫加侍中特假金童紫綬班次三司惠帝卽位進左光
祿大夫侍中如故劔履上殿入朝不趨幹雖王大國不事其務有

所調補必以才能雖有爵祿若不在已秩奉布帛皆露積腐爛陰
雨則出犢車而內露車或問其故對曰露者宜內也朝士造之雖
通姓名必令立車馬於門外或終夕不見時有得覲與人物酬接
亦恂恂恭遜初無闕失前後愛妾死既斂輒不釘棺置後空室中
數日一發視或行淫穢須其尸壞乃葬之趙王倫輔政以幹爲衛
將軍惠帝反正復爲侍中加太保齊王冏之平趙王倫也宗室朝
士皆以牛酒勞冏幹獨懷百錢見冏出之曰趙王逆亂汝能義舉
是汝之功今以百錢賀汝雖然大勢難居不可不慎冏旣輔政幹
詣之冏出迎拜幹入踞其牀不命冏坐語之曰汝勿效白女兒其
意指倫也及冏誅幹哭之慟謂左右曰宗室日衰唯此兒最可而
復害之從今殆矣東海王越興義至洛陽往視幹幹閉門不通越
駐車良久幹乃使人謝遣而自於門間闕之當時莫能測其意或
謂之有疾或以爲晦迹焉永嘉五年薨時年八十會劉聰寇洛不
遑贈諡有二子世子廣早卒次子永以太熙中封安德縣公散騎
常侍皆爲善士遇難合門堙滅

琅邪武王佑字子將正始初封南安亭侯早有才望起家爲寧朔
將軍監守鄴城有綏懷之稱累遷散騎常侍進封東武鄉侯拜右
將軍監兗州諸軍事兗州刺史五等初建封南皮伯轉征虜將軍
假節武帝踐阼封東莞郡王邑萬六百戶始置二鄉特詔諸王自
選令長佑表讓不許入爲尚書右僕射撫軍將軍出爲鎮東大將
軍假節徐州諸軍事代衛瓘鎮下邳佑鎮御有方得將士死力吳
人憚之加開府儀同三司改封琅邪王以東莞益其國平吳之役
率衆數萬出涂中孫皓奉箋送願綏詣佑請降詔曰琅邪王佑督
率所統連據涂中使賊不得相救又使琅邪相劉弘等進軍逼江

賊震懼遣使奉僞璽綬又使長史王恒率諸軍渡江破賊邊守獲督蔡機斬首降附五六萬計諸葛覲孫奕等皆歸命請死功勳茂著其封子二人爲亭侯各三千戶賜絹六千匹頃之并督青州諸軍事加侍中之服進拜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伯既戚屬尊重加有平吳之功克已恭儉無矜滿之色寮吏盡力百姓懷化疾篤賜牀帳衣服錢帛杭梁等物遣侍中問焉太康四年薨時年五十七臨終表求葬母太妃陵次并乞分國封四子帝許之子恭王覲立又封次子澹爲武陵王繇爲東安王濯爲淮陵王

覲字思祖拜冗從僕射大熙元年薨時年三十五子睿立是爲元帝中興初以皇子哀爲琅玕王恭王祀哀早薨更以皇子煥爲琅邪王其日薨復以皇子昱爲琅邪王咸和之初既徙封會稽成帝又以康帝爲琅邪王康帝卽位封成帝長子哀帝爲琅邪王哀

帝卽位以廢帝爲琅邪王廢帝卽位以會稽王攝行琅邪國祀簡文帝登作琅邪王無嗣及帝臨崩封少子道子爲琅邪王道子後爲會稽王更以恭帝爲琅邪王帝既卽位琅邪國除

武陵莊王澹字思弘初爲冗從僕射後封東武公邑五千二百戶轉前將軍中護軍性忌害無孝友之行弟東安王繇有令名爲父母所愛澹惡之如讐遂譖繇於汝南王亮亮素與繇有隙奏廢徙之趙王倫作亂以澹爲領軍將軍澹素與河內郭倣非本上倣字弟侃

親善酒酣倣等言張華之寃澹性酗酒因並殺之送首于倫其酗虐如此澹妻郭氏賈后內妹也初恃勢無禮於澹母齊王冏輔政

澹母諸葛太妃表澹不孝乞遠一作繇由是澹與妻子徙遼東其

子禧年五歲不肯隨去曰要當爲父求還無爲俱徙陳訴歷年太妃薨繇被害然後得還拜光祿大夫尚書太子太傅改封武陵王

永嘉末爲石勒所害子哀王喆立喆字景林拜散騎常侍亦爲勒所害無子其後元帝立皇子晞爲武陵王以奉澹祀焉
東安王繇字思玄初拜東安公歷散騎黃門侍郎遷散騎常侍美鬚髯性剛毅有威望博學多才事親孝居喪盡禮誅楊駿之際繇屯雲龍門兼統諸軍以功拜右衛將軍領射聲校尉進封郡王邑二萬戶加侍中兼典軍大將軍領右衛如故遷尚書右僕射加散騎常侍是日誅質二百餘人皆自繇出東夷校尉文倝父欽爲繇外祖諸葛誕所殺繇慮倝爲舅家之患是日亦以非罪誅倝繇兄澹屢構繇於汝南王亮亮不納至是以繇專行誅賞澹因隙譖之亮惑其說遂免繇官以公就第坐有悖言廢徙帶方永康中徵繇復封拜宗正卿遷尚書轉左僕射惠帝之討成都王穎時繇遭母喪在鄴勸穎解兵而降及王帥敗績穎怨繇乃害之後立琅邪王

觀子長樂亭侯渾爲東安

以奉繇祀葬薨國除

淮陵元王漑字思冲初封

陵公食邑二千九百戶歷左將軍散

騎常侍趙王倫之篡也三

起義漑與左衛將軍王興攻殺孫秀

因而廢倫以功進封淮陵

入爲尚書加侍中轉宗正光祿大夫

薨子貞王融立薨無子安

時立武陵威王孫蘊爲淮陵王以奉

元王之祀位至散騎常侍

無子以臨川王寶子安之爲嗣宋受

禪國除

清惠亭侯京字子佐魏末

公子賜爵年二十四薨追贈射聲校

尉以文帝子機字太玄爲

泰始元年封燕王邑六千四百六十

三戶機之國咸寧初徵爲

兵校尉以漁陽郡益其國加侍中之

服拜青州都督鎮東將軍

節以北平上谷廣寧郡一萬三百四

十七戶增燕國爲三萬戶

無子齊王冏表以子幾嗣後冏敗國

除

扶風武王駿字子臧幼聰年五六歲能書疏諷誦經籍見者奇

之及長清貞守道宗室之中最為雋望魏景初中封平陽亭侯齊

王芳立駿年八歲為散騎常侍侍請焉尋遷步兵屯騎校尉常侍

如故進爵鄉侯出為平南將軍假節都督淮北諸軍事改封平壽

侯轉安東將軍咸熙初徙封東牟侯轉安東大將軍鎮許昌武帝

踐阼進封汝陰王邑萬戶都督豫州諸軍事吳將丁奉寇芍陂駿

督諸軍距退之遷使持節都督揚州諸軍事代石苞鎮壽春尋復

都督豫州還鎮許昌遷鎮西大將軍使持節都督雍涼等州諸軍

事代汝南王亮鎮關中加亮冕侍中之服駿善撫御有感恩勸督

農桑與士卒分役已及察估并將帥兵士等人限田十畝具以表

聞詔遣普下州縣使各務農事咸寧初羌虜樹機能等叛遣眾討

之斬二千餘級進位征西大將軍開府辟召儀同三司持節都督

如故又詔駿遣七千人代涼州守兵樹機能侯彈勃等欲先劫仙

兵駿命平虜護軍文倣督涼秦雍諸軍各進屯以威之機能乃遣

所領二十部及彈勃而縛軍門各遣入質子安定北地金城諸胡

吉軻羅侯金多及北虜一作熱一作問等二十萬口又來降其年入朝

徙封扶風王以氏戶在國界者增封給羽葆鼓吹太康初進拜驃

騎將軍開府持節都督如故駿有孳行母伏太妃隨兄亮在官駿

常涕泣思慕若聞有疾輒憂懼不食或時委官定省少好學能著

論與荀顛論仁孝先後文有可稱及齊王攸出鎮駿表諫懇切以

帝不從遂發病薨追贈大司馬加侍中假黃鉞西土聞其薨也泣

者盈路百姓為之樹碑長老免碑無不下拜其遺愛如此有子十

人暢歆最知名

暢字玄暢改封順陽王拜給事中屯騎校尉游擊將軍永嘉末劉聰入洛不知所終

新野莊王歆字弘舒武王薨後兄暢推恩請分國封歆太康中詔封新野縣公邑千八百戶儀比縣王歆雖少貴而謹身履道母臧太妃薨居喪過禮以孝聞拜散騎常侍趙王倫篡位以爲南中郎將齊王冏舉義兵移檄天下歆未知所從嬖人王綏曰趙親而強齊疎而弱公宜從趙叅軍孫洵大言於衆曰趙王凶逆天下當共討之大義滅親古之明典歆從之乃使洵詣冏迎執其手曰使我得成大節者新野公也冏入洛歆躬貫甲冑率所領導冏以勳進封新野郡王邑二萬戶遷使持節都督荊州諸軍事鎮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歆將之鎮與冏同乘謁陵因說冏曰成都至親同建大勳今宜與之與輔政若不能耳當奪其兵權冏不從俄而冏敗歆懼自結於成都王穎歆爲政嚴刻蠻夷並怨及張昌作亂於江夏歆表請討之時長沙王乂執政與成都王穎有隙疑歆與穎連謀不聽歆出兵昌衆日盛時孫洵爲從事中郎謂歆曰古人有言一日縱敵數世之患公荷藩屏之任居推轂之重拜表輒行有何不可而使姦凶滋蔓禍釁不測豈維翰王室鎮靜方夏之謂乎歆將出軍王綏又曰昌等小賊偏裨自足制之不煩違帝命親矢石也乃止昌至樊城歆出距之衆潰爲昌所害追贈驃騎將軍無子以兄子劬爲後永嘉末沒於石勒

梁孝王彤字子徽清修恭慎無他才能以公子封平樂亭侯及五等建改封開平子武帝踐阼封梁王邑五千三百五十八戶及之國遷北中郎將督鄴城守事時諸王自選官屬彤以汝陰上計吏張蕃爲中大夫蕃素無行本名雄妻劉氏解音樂爲曹爽教伎蕃

又往來何晏所而恣爲姦淫晏誅徙河間乃變名自結於彤爲有司所奏詔削一縣咸寧中復以陳國汝南南頓增封爲次國太康中代孔洵監豫州軍事加平東將軍鎮許昌頃之又以本官代下邳王晃監青州軍事進號安東將軍元康初轉征西將軍代秦王東都督關中軍事領護西戎校尉加侍中進督梁州尋徵爲衛將軍錄尚書事行太子太保給千兵百騎久之復爲征西大將軍代趙王倫鎮關中都督涼雍諸軍事置左右長史司馬又領西戎校尉屯好畤督建威將軍周處振威將軍盧播等伐氐賊齊萬年於六陌彤與處有隙促令進軍而絕其後播又不救之故處見害朝廷尤之尋徵拜大將軍尚書令領軍將軍錄尚書事彤嘗大會謂叅軍王銓曰我從元爲尚書令不能啖大臠大臠故難銓曰公在此獨嚼尚難矣彤曰長史大臠爲誰曰盧播是也彤曰是家吏

隱之耳銓曰天下咸是家吏便恐王法不可復行彤又曰我在長安作何等不善因指單衣補幘以爲清銓答曰朝野望公舉薦賢才使不仁者遠而位居公輔以衣補幘以此爲清無足稱也彤有慙色永康初其趙王倫廢賈后詔以彤爲太宰守尚書令增封二萬戶趙王倫輔政有星變占曰不利上相孫秀懼倫受災乃着司徒爲丞相以授彤猥加崇進欲以應之或曰彤無權不益也彤固讓不受及倫篡位以彤爲阿衡給武賁百人軒懸之樂十人倫滅詔以彤爲太宰領司徒又代高密王泰爲宗師永康二年薨喪葬依汝南文成王亮故事博之陳留蔡克議謚曰彤位爲宰相責深任重屬尊親近且爲宗師朝所仰望下所具瞻而臨大節無不可奪之志當危事不能舍生取義愍懷之廢不聞一言之諫淮南之難不能因勢輔義趙王倫篡逆不能引身去朝宋有蕩氏之

亂華元自以不能居官曰君臣之訓我所司也公室卑而不正吾罪大矣夫以區區之宋猶有不素餐之臣而况帝王之朝一本多有而字苟容之相此而不貶法將何施謹按謚法不勤成名曰靈彤見義不爲不可謂勤宜謚曰靈梁常侍孫霖及彤親黨稱枉臺乃下符曰賈氏專權趙王倫篡逆皆力制朝野彤勢不得去而責其不能引身去朝義何所據克重議曰彤爲宗室臣而國亂不能匡主顛不能扶非所以爲相故春秋譏華元樂舉謂之不臣且賈氏之酷烈不甚於呂后而王陵猶得杜門趙王倫之無道不甚於殷紂而微子猶得去之近者太尉陳準異姓之人加弟微有射鉤之隙亦得託疾辭位不涉僞朝何至於彤親倫之兄而獨一本無獨字不得去乎趙盾入諫不從出亡不遠猶不免於責况彤不能去位北面事僞主乎宜如前議如其貶青以廣爲臣之節明事君之道於是朝廷從克議彤故吏復追訴不已故改焉無子以武陵王澹子禧爲後是爲懷王拜征虜將軍與澹俱沒於石勒元帝時以西陽王羨子悝爲彤嗣早薨是爲殤王至是懷王子翹自石氏歸國得立是爲聲王官至散騎常侍薨無子詔以武陵威王子璿爲翹嗣歷永安太僕與父晞俱廢徙新安薨六元中復國子蘇立薨子珍之立桓玄篡位國臣孔璞奉珍奔于壽陽義旗初乃歸累遷左衛將軍太常卿劉裕伐姚泓請諮議叅軍爲裕所害國除

文六王

文帝九男文明王皇后生帝齊獻王攸城陽哀王北遼東悼惠王定國廣漢殤王廣德其安平王鑿燕王機皇子永祚樂平王延祚不知母氏燕王機惠亭侯別有傳永祚早亡無傳齊獻王攸字大猷少而岐及長清和平允親賢好施愛經籍能

屬文善尺牘爲世所楷才出武帝之右宣帝每器之景帝無子命攸爲嗣從征王浚封長亭侯及景帝崩攸年十歲哀動左右大見稱歎襲封武陽侯奉獻羊后於別第事后以奉聞復歷散騎常侍步兵校尉時年十八綏撫軍部甚有威惠五等建改封安昌侯遷衛將軍居文帝喪毀過禮杖而後起左右以稻米乾飯雜理中丸進之攸泣而不受太后自往勉諭曰若萬一加以他疾將復如何宜遠慮深計不可專守一志常遣人逼進飲食司馬嵇喜又諫曰毀不滅性聖人之教且大王地卽密視任惟元輔匹夫猶惜其命以爲祖宗况荷天下之大業輔帝室之重任而可盡無極之哀與顏閔爭季不可令賢人笑愚人幸也喜躬自進食攸不得已爲之強飯喜退攸謂左右曰嵇司馬將令我不忘居喪之節得存區區之身耳武帝踐阼封齊王時朝廷草創而攸總統軍事撫寧內外莫不景附焉詔議藩王令自選國內長吏攸奏議曰昔聖王封建萬國以親諸侯軌跡相承莫之能改誠以君不世居則人心偷幸人無常主則風俗僞薄是以先帝深覽經遠之統思復先哲之軌分土畫疆建爵五等或以進德或以酬功伏惟陛下應期創業樹建親戚聽使藩國自除長吏而今草創制度初立雖庸蜀順軌吳猶未賓宜俟清泰乃議復古之制書比三上輒報不許其後國相上長吏缺典書令請求差選攸下令曰忝受恩禮不稱惟憂至於官人敘才皆朝廷之事皆國所宜裁也其令自上請之時王家人衣食皆出御府攸表租秩足以自供求絕之前後十餘上帝又不許攸雖未之國文武官屬下至士卒分租賦以給之疾病死喪賜與之而時有水旱國內百姓則加振貸須豐年乃責十減其二國內賴之遷驃騎將軍閔府辟召禮同三司降身虛已待

物以信常嘆公府不按吏然以董御戎政復有威克之宜乃下教曰夫先王馭世明罰勅法鞭朴作教以正通慢且唐虞之朝猶須督責前欲撰次其事使粗有常懼煩簡之宜未審其要故令劉程二君詳定然思惟之鄭鑄刑書叔向不違范宣議制仲尼譏之令皆如舊無所增損其常節度所不及者隨事處決諸吏各竭乃心思同在公古人之節如有所闕以頽股肱匡救一作之規庶以免負於是內外祇肅時驃騎當罷營兵兵士數千人戀攸恩德不肯去遮京兆主言之帝乃還攸兵攸每朝政大議悉心陳之詔以比年饑謹議所節省攸奏議曰臣聞先王之教莫不先正其本務農重本國之大綱當今方隅清穆武夫釋甲庶分休假以就農業然守相不能勤心恤公以盡地利昔漢宣嘆曰與朕理天下者惟良二千石乎勤加賞罰黜陟幽明于時翕然用多名守計今地有餘

羨而不農者衆加附業之人復有虛假通天下之謀則饑者必不少矣今宜嚴勅州郡檢諸虛詐害農之事督實南畝上下同奉所務則天下之穀可復古政豈患於暫一水旱便憂饑餒哉考績黜陟畢使嚴明畏威懷惠莫不自厲又都邑之內游食滋多巧伎末業服飾奢麗富人兼美猶有魏之遺弊染化日淺靡財害穀動復萬計宜申明舊法必禁絕之使去奢節儉不奪農時畢力稼穡以實倉廩則榮辱禮節由之而生興化反本於茲爲盛轉鎮軍大將軍加侍中羽葆鼓吹行太子少傅數年受太子太傅獻箴於太子曰伊昔上皇建國立君仰觀天文俯察地理創業恢道以安人承祀祚延統重故援立太子尊以弘道固以貳已儲德旣立邦有所恃夫親仁者功成邇佞者國傾故保相之材必擇賢明昔在周成且奭作傅外以明德自輔內以親親立固德以義濟親則自然羸

廢公族其崩如山劉建子弟漢祚永傳楚以無極作亂宋以伊戾
興難張禹佞給卒危強漢輔弼不忠禍及乃躬匪徒乃躬乃喪乃
邦無曰父子不間昔有江充無曰至親匪貳或容潘崇諛言亂真
潛潤離親驪姬之讒晉侯疑申固親以道勿固以恩修身以敬勿
託以尊自損者有餘自益者彌昏庶事不可不恤大本不可以
不敦見亡戒危觀安思存冢子司義敢告在闢世以爲工咸寧二
年代賈充爲司空侍中太傅如故初攸特爲文帝所寵愛每見攸
輒撫牀呼其小字曰此桃符座也幾爲太子者數矣及帝寢疾慮
攸不安爲武帝敘漢淮南王魏陳思故事而泣臨崩執攸手以授
帝先是太后有疾旣瘳帝與攸奉觴上壽攸以太后前疾危篤因
歔歔流涕帝有愧焉攸嘗侍帝疾恒有憂戚之容時人以此稱嘆
之及太后臨崩亦流涕謂帝曰桃符性急而汝爲兄不慈我若遂
不起恐必不能相容以是屬以勿忘我言及帝晚年諸子並弱而
太子不令朝臣內外皆屬意於攸中書監荀勗侍中馮統皆諂諛
自進攸素疾之勗等以朝望在攸恐其爲嗣禍必及已乃從容言
於帝曰陛下萬歲之後太子不得立也帝曰何故勗曰百僚內外
皆歸心於齊王太子焉得立乎陛下試詔齊王之國必舉朝以爲
不可則臣言有徵矣統又言曰陛下遣諸侯之國成五等之制者
宜先從親始親莫若齊王帝旣信勗言又納統說太康三年乃下
詔曰古者九命作伯或入毗朝政或出御方嶽周之呂望五侯九
伯實得征之侍中司空齊王攸明德清暢忠允篤誠以母弟之親
受台輔之任佐命立勳劬勞王室宜登顯位以稱其瞻其以爲大
司馬都督青州諸軍事侍中如故假節將本營千人親騎帳中司
馬大車皆如舊增鼓吹一部官騎滿二十人置騎司馬五人餘主

者詳案舊制施行攸不悅主簿丁頤曰昔太公封齊猶表東海桓公九合以長五伯况殿下誕德欽明恢勦大藩穆然東軫莫不得所何必絳闕乃弘帝載攸曰吾無匡時之用卿言何多明年策攸曰於戲惟命不于常天既遷有魏之祚我有晉既受順天明命光建羣后越造王國于東土錫茲青社用藩翼我邦家茂哉無怠以永保宗廟又詔下太常議崇錫以物以濟南郡益齊國又以攸子實爲北海王於是備物典策設軒懸之樂六佾之舞黃鉞朝車乘輿之副從焉攸知勗統構已頓怨發疾乞守先后陵不許帝遣御醫診視諸醫希旨皆言無疾疾轉篤猶催上道攸自強入辭素持容儀疾雖困尙自整厲舉止如常帝益疑無疾辭出信宿歐血而薨時年三十六帝哭之慟馮統侍側曰齊王名過其實而天下歸之今自薨隕社稷之福也陛下何哀之過帝收淚而止詔喪禮依安平王孚故事廟設軒懸之樂配饗太廟子罔立別有傳攸以刑自拘鮮有過事就人借書一手刊其謬然後反之加以至性過人有觸其諱者輒泣然流涕繼武帝亦敬憚之每引之同處必擇言而後發三子蕤贊實

蕤字景回出繼遼東王定國太康初徙封東萊王元康中歷步兵屯騎校尉蕤性強暴使酒數陵侮弟罔罔以兄故容之罔起義兵趙王倫收蕤及弟北海王寶繫廷尉當誅倫太子中庶子祖納上疏諫曰罪不相及惡止其身此先哲之弘謀百王之達制也是故鯀旣殛死禹乃嗣興二叔誅放而邢衛無責逮乎戰國及至秦漢明恕之道寢猜嫌之情用乃立質任以御衆設從罪以發姦其所由來蓋三代之弊法耳蕤實獻王之子明德之胤宜蒙特宥以全穆親之典會孫秀死蕤等悉得免罔擁衆入洛蕤於路迎之罔不

卽見須符付前頓蕤恚曰吾坐爾殆死曾無友于之情及問輔政
詔以蕤爲散騎常侍加大將軍領後軍侍中特進增邑滿二萬戶
又從問求開府問曰武帝子吳豫章尚未開府宜且須後蕤以是
益怨密表問專權與左衛將軍王興謀共廢問事覺免爲庶人尋
詔曰大司馬以經識明斷高謀遠略猥率同盟安復社稷自書契
所載周召之美未足比勳故授公上宰東萊王蕤潛懷忌妬包藏
禍心與王興密謀圖欲譖害收輿之日蕤與青衣共載微服奔走
經宿乃還姦凶赫然妖惑外內又前表問所言深重雖管蔡失道
牙慶亂宗不復過也春秋之興大義滅親其徙蕤上庸後封微陽
侯永寧初上庸內史陳鍾承問旨害蕤問死詔誅鍾復蕤封改葬
以王禮

贊字景深初爲長樂亭侯攸以贊薨又以實繼廣漢殤王廣德後年六歲太康元年薨諡沖王

實字景深初爲長樂亭侯攸以贊薨又以實繼廣漢殤王後改封
北海王永寧初爲平東將軍假節加散騎常侍代齊王問鎮許昌
尋進安南將軍都督豫州軍事增邑滿二萬戶未發畱爲侍中上
軍將軍給千兵百騎

城陽哀王兆字千秋年十歲而天武帝踐阼詔曰亡弟千秋少聰
慧有夙成之質不幸早亡先帝先后特所哀愍先后欲紹立其後
而竟未遂每追遺意情懷感傷其以皇子景度爲千秋後雖非典
禮亦近世之所行且以述先後本旨也於是追加兆封諡景度以
泰始六年薨復以第五子憲繼哀王後薨復以第六子祗爲東海
王繼哀王後薨咸寧初又封第十三子遐爲清河王以繼兆後
遼東悼惠王定國年三歲薨咸寧初追加封諡齊王攸以長子蕤
爲嗣蕤薨子遵嗣

廣漢殤王廣德年二歲薨咸寧初追加封謚齊王攸以第五子贊紹封薨攸更以第二子實嗣廣德

樂安平王鑿字大明初封臨泗亭侯武帝踐阼封樂安王帝爲鑿及燕王機高選師及下詔曰樂安王鑿燕王機並以長大宜得輔導師友取明經儒學有行義節儉使足嚴憚昔韓起與田蘇遊而好善宜必得其人泰始中拜越騎校尉咸寧初以齊之梁鄒益封因之國服侍中之服元康初徵爲散騎常侍上軍大將軍領射聲校尉尋遷使持節都督豫州軍事安南將軍代清河王遐鎮許昌以疾不行七年薨子殤王籍立薨無子齊王冏以子冰紹鑿後以濟陰萬一千二百一十九戶改爲廣陽國立冰爲廣陽王冏敗廢

樂平王延祚字大思少有篤疾不任封爵太康初詔曰弟祚早孤無識情所哀愍幼得篤疾日冀其差今遂廢痼無復後望意甚傷之其封爲樂平王使有名號以慰吾心尋薨無子

史臣曰平原性理不怙世莫之測及其處亂離之際屬交爭之秋而能遠害全身享茲介福其愚不可及已琅邪武功旣暢飾之以溫恭扶風文教克宣加以孝行抑宗室之可稱者也齊王以兩獻之親弘二南之化道光雅俗望重台衡百辟具瞻萬方屬意旣而地疑致逼文雅見疵統勗勗陳蔓草之邪謀武皇深翼子之滯愛遂乃褫龍章於袞職徙侯服於下藩未及戒塗終於憤恚惜哉若使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奉綴衣之命膺負圖之託光輔嗣君允釐邦政求諸冥兆或廢興之有期徵之人事庶勝殘之可及何八王之敢力爭五胡之能競逐哉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攸實有之讒人罔極交亂四國其荀馮之謂也

贊曰文宣孫子或賢或鄙扶風遺愛琅邪克已澹詔凶魁彤叅覺

始幹雖靜退性乖恒理彼美齊獻卓爾不羣自家刑國緯武經文
木摧於秀蘭燒以薰

晉書三十八列傳第八終

晉書三十九

列傳第九

王沉 子浚

王沉字處道太原晉陽人也祖柔漢匈奴中郎將父機魏東郡太守沉少孤養於從叔司徒昶事昶如父奉繼母寡嫂以孝義稱好書善屬文大將軍曹爽辟爲掾累遷中書門下侍郎及爽誅以故吏免後起爲治書侍御史轉秘書監正元中遷散騎常侍侍中典著作與荀頊阮籍共撰魏書多爲時諱未若陳壽之實錄也時魏高貴鄉公好學有文才引沉及裴秀數於東堂講讌屬文號沉爲文籍先生秀爲儒林丈人及高貴鄉公將攻文帝召沉及王業告之沉業馳白帝以功封安平侯邑二千戶沉旣不忠於主甚爲衆論所非尋遷尚書出監豫州諸軍事奮武將軍豫州刺史至鎮乃

氏康臨注

氏康臨注

下教曰自古賢聖樂聞誹謗之言聽與人之論芻蕘有可錄之事
負薪有廊廟之語故也自至鎮日未聞逆耳之言豈未明虛心故
令言者有疑其宣下屬城及士庶若能舉遺逸於林藪黜姦佞於
州國陳長吏之可否說百姓之所患興利除害損益昭然者給穀
五百斛若達一至之言說刺史得失朝政寬猛令剛柔得適者給
穀千斛謂余不信明如皎日主簿陳癩褚碧曰奉省教旨伏用感
歎勞謙日昃思聞苦言愚謂上之所好下無不應而近未有極諫
之辭遠無傳言之箴者誠得失之事將未有也今使教命班下示
以賞勸將恐拘介之士或憚賞而不言貪賅之人將慕利而妄舉
苟不合宜賞不虛行則遠聽者未知當否之所在徒見言之不用
謂設有而不行愚以告下之事可小須後沉又教曰夫德簿而位
厚功輕而祿重貪夫之所徇高士之所不處也若陳至言於刺史

興益於本州達幽隱之賢去祝鮀之佞立德於上受分於下斯乃

君子之操何不言之有直言至理忠

宋本無忠字

也惠加一州仁也功成

辭遺廉也兼斯而行仁智之事何故懷其道而迷其國哉褚碧復

白曰堯舜周公所以能致忠諫者以其欵誠之心著也冰炭不言

而冷熱之質自明者以其有實也若好忠直如冰炭之自然則諤

諤之臣將濟濟而盈庭逆耳之言不求而自至若德不足以配唐

虞明不足以竝周公實不可以同冰炭雖懸重賞忠諫之言未可

致也昔魏絳由和戎之功蒙女樂之賜管仲有興齊之勳而加上

卿之禮功勳明著然後賞勸隨之未聞張重賞以待諫臣懸穀帛

以求盡言也沉無以奪之遂從碧議沉探尋善政按賈逵以來法

制禁令諸所施行擇善者而從之又教曰後生不聞先王之教而

望政道日興不可得也文武竝用長久之道也俗化陵遲不可不

革革俗之要實在敦學昔原伯魯不悅學閔馬父知其必亡將吏子弟優閑家門若不教之必致遊戲傷毀風俗矣於是九郡之士咸悅道教移風易俗遷征虜將軍持節都督江北諸軍事五等初建封博陵侯班在次國平蜀之役吳人大出聲爲救蜀振蕩邊境沉鎮御有方寇聞而退轉鎮南將軍武帝卽王位拜御史大夫守尚書令加給事中沉以才望顯名當世是以創業之事羊祜荀勗裴秀賈充等皆與沉諮謀焉及帝受禪以佐命之勲轉驃騎將軍錄尚書事加散騎常侍統城外諸軍事封博陵郡公固讓不受乃進爵爲縣公邑千八百戶帝方欲委以萬機泰始二年薨帝素服舉哀賜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三十萬布百疋葬田一頃謚曰元明年帝追思沉勲詔曰夫表揚往行所以崇賢垂訓慎終紀遠厚德興教也故散騎常侍驃騎將軍博陵元公沉蹈德居正執心

清粹經綸墳典才識通洽入歷常伯納言之位出幹監牧方嶽之任內著謀猷外宣威略廷國設官首登公輔兼統中朝出納大命實有翼亮佐世之勲其贈沉司空公以寵靈旣往使沒而不朽又前以翼贊之勲當受郡公之封而固辭懇至嘉其讓德不奪其志可以郡公官屬送葬沉素清儉不營產業其使所領兵作屋五十間子浚嗣後沉夫人荀氏卒將合葬沉棺槨已毀更賜東園秘器咸寧中復追封沉爲郡公

浚字彭祖母趙氏婦臯家女也貧賤出入沉家遂生浚沉初不齒之年十五沉薨無子親戚共立浚爲嗣拜駙馬都尉太康初與諸王侯俱就國三年來朝除負外散騎侍郎元康初轉負外常侍遷越騎校尉右軍將軍出補河內太守以郡公不得爲二千石轉東中郎將鎮許昌及愍懷太子幽于許昌浚承賈后旨與黃門孫慮

共害太子遷寧北將軍青州刺史尋徙寧朔將軍持節都督幽州諸軍事于時朝廷昏亂盜賊蜂起浚爲自安之計結好夷狄以女妻鮮卑務勿塵又以一女妻蘇恕延及趙王倫篡位三王起義兵浚擁衆挾兩端遏絕檄書使其境內士庶不得赴義成都王穎欲討之而未暇也倫誅進號安北將軍及河間王顥成都王穎與兵內向害長沙王乂而浚有不平之心穎表請幽州刺史石堪爲右司馬以右司馬和演代堪密使演殺浚并其衆演與烏丸單于審登謀之於是與浚期游薊城南清泉水上薊城內西行有二道演浚各從一道演與浚欲合鹵簿因而圖之值天暴雨兵器霑濕不果而還單于由是與其種人謀曰演圖殺浚事垂克而天卒雨使不得果是天助浚也違天不祥我不可久與演同乃以謀告浚浚密嚴兵與單于圍演演持白旛詣浚降遂斬之自領幽州大營器

械名務勿塵率胡晉合二萬人進軍討穎以主簿祁弘爲前鋒遇穎將石超於平棘擊敗之浚乘勝遂克鄴城士衆暴掠死者甚多鮮卑大略婦女浚命敢有挾藏者斬於是沉於易水者八千人黔庶荼毒自此始也浚還薊聲實益盛東海王越將迎大駕浚遣祁弘率烏丸突騎爲先驅惠帝旋洛陽轉浚驃騎大將軍都督夷夷河北諸軍事領幽州制史以燕國增博陵之封懷帝卽位以浚爲司空領烏丸校尉務勿塵爲大單于浚又表封務勿塵遼西郡公其別部大飄滑及其弟渴末別部大屠瓮等皆爲親晉王永嘉中石勒寇冀州浚遣鮮卑文鴛討勒勒走南陽明年勒復寇冀州刺史王斌爲勒所害浚又領冀州詔進浚爲大司馬加侍中大都督督幽冀諸軍事使者未及發會洛京傾覆浚大樹威令專征伐遣督護王昌中山太守阮豹等率諸軍及務勿塵世子疾陸眷并弟

文鴛從弟末桎攻石勒於襄國勒率衆來距昌逆擊敗之末桎逐
北入其壘門爲勒所獲勒質末桎遣閭使求和疾陸眷遂以鎧馬
二百五十匹金銀各一籠贖末桎結盟而退其後浚布告天下稱
受中詔承制乃以司空荀藩爲太尉光祿大夫荀組爲司隸大司
農華蒼爲太常中書令李組爲河南尹又遣祁弘討勒及於廣宗
時大霧弘引軍就道卒與勒遇爲勒所殺由是劉琨與浚爭冀州
琨使宗人劉希還中山合衆代郡上谷廣寧三郡人皆歸于琨浚
患之遂輟討勒之師而與琨相距浚遣燕相胡矩督護諸軍與疾
陸眷并力攻破希驅略三郡士女出塞琨不復能爭浚還欲討勒
使棗嵩督諸軍屯易水召疾陸眷將與之俱攻襄國浚爲政苛暴
將士又貪殘並廣占山澤引水灌田漬陷冢墓調發殷煩下不堪
命多叛入鮮卑從事等咸切諫浚怒殺之疾陸眷自以前後違命

恐浚誅之勒亦遣使厚賂疾陸眷等由是不應召浚怒以重幣誘

單于猗盧子右賢王日律孫令攻疾陸眷反爲所破時劉琨大爲

劉聰所迫諸避辭游士多歸于浚浚日一本無以強盛乃設壇告類

建立皇太子備置衆官浚自領尚書令以棗嵩裴憲竝爲尚書使

其子居王宮持節領護匈奴中郎將以妻舅崔毖爲東夷校尉又

使嵩監司冀并兗諸軍事行安北將軍以田徽爲兗州李暉爲青

州暉爲石勒所殺以薄盛代之浚以父字處道爲當塗高應王者

之讖謀將僭號胡矩諫浚盛陳其不可浚忿之出矩爲魏郡守前

渤海太守劉亮從子北海太守搏司空掾高柔竝切諫浚怒誅之

浚素不平長史燕國王悌遂因他事殺之時童謠曰十囊五囊入

棗郎棗嵩浚之子壻也浚聞責嵩而不能罪之也又謠曰幽州城

門似藏戶中有伏尸王彭祖有狐踞府門翟矩入聽事時燕國霍

原北州名賢浚以僭位示之原不答浚遂害之由是士人憤怨內外無親以矜豪日甚不親爲政所任多苛刻加亢旱災蝗士卒衰弱浚之承制也參佐皆內敘唯司馬游統外出統怨密與石勒通謀勒乃詐降於浚許奉浚爲主時百姓內叛疾陸眷等侵逼浚喜勒之附已勒遂爲卑辭以事之獻遺珍寶使驛相繼浚以勒爲誠不復設備勒乃遣使剋日上尊號於浚浚許之勒屯兵易水督護孫緯疑其詐馳白浚而引軍逆勒浚不聽使勒直前衆議皆曰胡貪而無信必有詐請距之浚怒欲斬諸言者衆遂不敢復諫盛張設以待勒勒至城便縱兵大掠浚左右復請討之不許及勒登聽事浚乃走出堂皇勒衆執以見勒勒遂與浚妻並坐立浚于前浚罵曰胡奴調汝公何凶逆如此勒數浚不忠於晉并責以百姓餓乏積粟五十萬斛而不振給遂遣五百騎先送浚于襄國收浚麾下精兵萬人盡殺之停二日而還孫緯遮擊之勒僅得免勒至襄國斬浚而浚竟不爲之屈大罵而死無子太元二年詔興滅繼絕封沉從孫道素爲博陵公卒子崇之嗣義熙十一年改封東莞郡公宋受禪國除

荀顛

荀顛字景倩潁川人魏太尉或之第六子也幼爲姊婿陳群所賞性至孝總角知名博學洽聞理思周密魏時以父勲除中郎宣帝輔政見顛奇之曰荀令君之子也擢拜散騎侍郎累遷侍中爲魏少帝執經拜騎都尉賜爵關內侯難鍾會易無互體又與扶風王駿論仁孝孰先見稱於世時曹爽專權何晏等欲害太常傅嘏顛營救得免及高貴鄉公立顛言於景帝曰今上踐阼權道非常宜速遣使宣德四方且察外志母丘儉文欽果不服舉兵反顛預計

儉等有功進爵萬歲亭侯邑四百戶文帝輔政遷尚書帝征諸葛誕留顓鎮守顓甥陳泰卒顓代泰爲僕射領吏部四辭而後就職顓承泰後加之淑慎綜核名實風俗澄正咸熙中遷司空進爵鄉侯顓年踰耳順孝養蒸蒸以母憂去職毀幾滅性海內稱之文帝奏宜依漢太傅胡廣喪母故事給司空吉凶導從反蜀平興復五等命顓定禮儀顓上請羊祜任愷庾峻應貞孔顓共刪改舊文撰定晉禮咸熙初封臨淮侯武帝踐阼進爵爲公食邑一千八百戶又詔曰昔禹命九官契敷五教所以弘崇王化示人軌儀也朕承洪業昧于大道思訓五品以康四海侍中司空顓明允篤誠思心通遠翼亮先皇遂輔朕躬實有佐命弼導之勲宜掌教典以隆時雍其以顓爲司徒尋加侍中遷太尉都督城外牙門諸軍事置司馬親兵百人頃之又詔曰侍中太尉顓溫恭忠允至行純備博古

洽聞耆艾不殆其以公行太子太傅侍中太尉如故時以正德大序雅頌未合命顓定樂事未終以泰始十年薨帝爲舉哀皇太子臨喪二宮賻贈禮秩有加詔曰侍中太尉行太子太傅臨淮公顓清純體道思允立朝歷司內外茂績旣崇訓傳東宮徽猷弘著可謂行歸于周有始有卒者矣不幸薨殂朕甚痛之其賜溫明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謚曰康又詔曰太尉不恤私門居無館宇素絲之志沒而彌顯其賜家錢二百萬使立宅舍咸寧初詔論次功臣將配饗宗廟所司奏顓等十二人銘功太常配饗清廟顓明王禮知朝廷大儀而無質直之操唯阿意苟合於苟勗賈充之間初皇太子將納妃顓上言賈充女姿德淑茂可以參選以此獲譏於世顓無子以從孫徽嗣中興初以顓兄玄孫序爲顓後封臨淮公序卒又絕孝武帝又封序子恒繼顓後恒卒子龍符嗣宋受禪國除

荀勗

荀勗字公曾潁川潁陰人漢司空爽曾孫也祖棐射聲校尉父將
早亡勗依于舅氏岐嶷夙成年十餘歲能屬文從外祖魏太傅鍾
繇曰此兒當及其曾祖既長遂博學達於從政仕魏辟大將軍曹
爽掾遷中書通事郎爽誅門生故吏無敢往者勗獨臨赴衆乃從
之爲安陽令轉驃騎從事中郎勗有遺愛安陽生爲立祠遷廷尉
正叅文帝大將軍軍事賜爵關內侯轉從事中郎領記室高貴鄉
公欲爲變時大將軍掾孫佑等守閭闔門帝弟安陽侯幹聞難欲
入佑謂幹曰未有人者可從東掖門及幹至帝避之幹以狀白帝
欲族誅佑勗諫曰孫佑不納安陽誠宜深責然事有逆順用刑不
可以喜怒爲輕重今成倅刑止其身佑乃族誅恐義士私議乃免
佑爲賤人時賊騎路遺求爲刺客入蜀勗言於帝曰明公以至公

宰天下宜杖正義以伐違貳而名以刺客除賊非所謂刑于四海
以德服遠也帝稱善及鍾會謀反審問未至而外人先告之帝待
會素厚未之信也勗曰會雖受恩然其性未可許以見得思義不
可不速爲之備帝卽出鎮長安主簿郭奕參軍王深以勗是會從
甥少長舅氏勸帝斥出之帝不納而使勗陪乘待之如初先是勗
啟伐蜀宜以衛瑾爲監軍及蜀中亂賴瑾以濟會平還洛與裴

羊祜共管機密時將發使聘吳並遣當時文士作書與孫皓帝用
勗所作皓既報命和親帝謂勗曰君前作書使吳思順勝十萬之
衆也帝卽晉王位以勗爲侍中封安陽子邑千戶武帝受禪改封
濟北郡公勗以羊祜讓乃固辭爲侯拜中書監加侍中領著作與
賈充共定律令充將鎮關右也勗爲馮統曰賈公遠放吾等失勢
太子婚尚未定若使充女得爲妃則不留而自停矣勗與統伺帝

間竝稱充女才色絕世若納東宮必能輔佐君子有關雎后妃之德遂成婚當時甚爲正直者所疾而獲佞媚之譏焉久之進位光祿大夫既掌樂事又修律呂並行於世初勗於一作馬路逢趙買人牛鐸識其聲及掌樂音韻未調乃曰得趙之牛鐸則諧矣遂下郡國悉送牛鐸果得諧者又嘗在帝坐進飯謂在坐人曰此是勞薪所炊咸未之信帝遣問膳夫乃云實用故車脚舉世伏其明識俄領秘書監與中書令張華依劉向別錄整理記籍又立書博士置弟子教習以鍾胡爲法咸寧初與石苞等並爲佐命功臣列於銘饗及王濬表請伐吳勗與賈充固諫不可帝不從而吳果滅以專典詔命論功封子一人爲亭侯邑一千戶賜絹千匹又封孫顯爲潁陽亭侯乃得汲郡冢中古文竹書詔勗撰次之以爲中經列在秘書特議遣王公之國帝以問勗勗對曰諸王公已爲都督而使

之國則廢方任又分割郡縣人心戀本必用嗷嗷國背置軍官兵還當給國而關邊守帝重使勗思之勗又陳曰如詔準古方伯選才使軍國各隨方面爲都督誠如明旨至於割正封疆使親疎不同誠爲佳矣然分裂舊土猶懼多所搖動必使人心忽擾思惟竊宜如前若於事不得不時有所轉封而不至分割土域有所損奪者可隨宜節度其五等體國經遠實不成制度然但虛名其於實事略與舊郡縣鄉亭無異若造次改奪恐不能不以爲恨今方了其大者以爲五等可須後裁度凡事雖有久而益善者若臨時或有不解亦不可忽帝以勗言爲允多從其意時又議省州郡縣半更以赴農功勗議以爲省吏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昔蕭曹相漢載其清靜致畫一之歌此清心之本也漢文垂拱幾致刑措此省事也光武并合吏負縣官國邑裁置十一此省

官也魏太和中遣王人四出減天下吏員正始中亦并合郡縣此
省吏也今必欲求之於本則宜以省事爲先凡居位者使務思蕭
曹之心以翼佐大化篤義行崇敦睦使昧寵忘本者不得容而僞
行自息浮華者懼矣重敬讓尚止足令賤不妨貴少不陵長遠不
間親新不間舊小不加大淫不破義則上下相安遠近相信矣位
不可以進趣得譽不可以朋黨求則是非不妄而明官人不惑於
聽矣去奇技抑異說好變舊以徼非常之利者必加其誅則官業
有常人心不遷矣事畱則政稽政稽則功廢處位者而孜孜不息
廉廉司者而夙夜不懈則雖在挈瓶而守不假器矣使信若金石
小夫不害大政忍忿捐以容之簡文案略細苛令之所施必使人
易視聽願之如陽春畏之如雷震勿使微文煩撓爲百吏所黷二
三之命爲百姓所廢則吏竭其誠下悅上命矣設官分職委事責

成君子心競而不力爭量能受任思不出位則官無異業政與不
奸矣凡此皆愚心謂省事之本也苟無此愆雖不省吏天下必謂
之省矣若欲省官私謂九寺可并於尚書蘭臺宜省付三府然施
行歷代世之所習是以久抱愚懷而不敢言至於省事實以爲善
若直作大例皆減其半恐文武衆官郡國職業及事之興廢不得
皆同凡發號施令典而當則安儻有駁者或致壅否凡職所臨履
先精其得失使忠信之官明察之長各裁其中先條上言之然後
混齊大體詳宜所省則令下必行不可搖動如其不爾恐適惑人
聽比前行所省皆須吏輒復或激而滋繁亦不可不重勗論議損
益多此類太康中詔曰勗明哲聰達經識天序有佐命之功兼博
洽之才久典內任著勲弘茂詢事考言謀猷允誠宜登大位毗贊
朝政今以勗爲光祿大夫儀同三司開府辟召守中書監侍中侯

如故時太尉賈充司徒李胤並薨太子太傅又缺勗表陳三公保
傅宜得其人若使楊珧參輔東宮必當仰稱聖意尚書令衛瓘吏
部尚書山濤皆可爲司徒如以瓘新爲令未出者濤卽其人帝並
從之明年秋諸州郡大水兗土尤甚勗陳宜立都水使者其後門
下啟通事令史伊羨趙咸爲舍人對掌文法詔以問勗勗曰今天
下幸賴陛下聖德六合爲一望道化隆洽垂之將來而門下上稱
程咸張暉下稱此等欲以文法爲政皆愚臣所未達者昔張釋之
諫漢文謂獸圈畜夫不宜見用邴吉往車明調和陰陽之本此二
人豈不知小吏之惠誠重惜大化也昔魏武帝使中軍司荀攸典
刑獄明帝時猶以付內常侍以臣所聞明帝時唯有通事劉泰等
官不過與殿中同號耳又頃言論者皆云省官減事而求益吏者
相尋矣冬云尚書郎太令史不親文書乃委付書令史及幹誠吏

多則相倚也增置文法之職適恐更耗擗臺閣臣竊謂不可時帝
素知太子闇弱恐後亂國遣勗及和嶠往觀之最還盛稱太子之
德而嶠云太子如初於是天下貴嶠而賤勗帝將廢賈妃勗與馮
統等諫請故得不廢時議以勗傾國害時孫資劉放之匹然性慎
密每有詔令大事雖已宣布然終不言不欲使人知己豫聞也族
弟良曾勸勗曰公大夫物情有所進益者自可語之則懷恩多矣
其壻武統亦說勗宜有所營置令有歸戴者勗並默然不應退而
語諸子曰人臣不密則失身樹私則背公是大戒也汝等亦當官
達人間宜識吾此意久之以勗守尚書令勗久在中書專管機事
及失之甚惘惘悵悵或有賀之者勗曰奪我鳳凰池諸君賀我邪
及在尚書課試令史以下覈其才能有闇於文法不能決疑處事
者卽時遣出帝嘗謂曰魏武帝言荀文若之進善不進不止荀公

達之退惡不退不休。令君之美亦望於君也。居職月餘，以母憂上還印綬。帝不許，遣常侍周恢喻旨。勗乃奉詔視職。勗久管機密，有才思，探得人主微旨，不犯顏忤爭，故得始終全其寵祿。太康十年卒，詔贈司徒，賜東園秘器朝服一具，錢五十萬，布百疋，遣兼御史持節護喪。謚曰成勗，有十子。其達者輯，藩組輯，嗣官至衛尉。卒。諡曰簡子。峻，嗣卒，諡曰烈。無適子。以弟息識爲嗣。輯子綽，綽字彥舒，博學有才能，撰晉後書十五篇，傳於世。永嘉末爲司空，從事中郎，沒於石勒，爲勒參軍。

潘字大堅，元康中爲黃門侍郎，受詔成父所治鍾磬，以從駕討齊王冏，勲封西華縣公。累遣尚書令永嘉末轉司空，未拜而洛陽陷。沒藩出奔，密王浚承制奉藩爲留臺太尉，及愍帝爲太子，委藩督攝。遠，建興元年薨於開封，年六十九，因葬亡所，謚曰成，追贈太

保藩二子遠閣

遠字道玄，解音樂，善談論，弱冠辟趙王倫相國掾。遷太子洗馬，長沙王乂以爲參軍。乂敗，成都王爲皇太弟，精選僚屬，以遠爲中舍人。鄴城不守，隨藩在密。元帝召爲丞相從事中郎，以道險不就。愍帝就加左將軍，陳畱相父憂去職。服闋，襲封愍帝欲納遠女，先徵爲散騎常侍。遠懼西都危逼，故不應命。而東渡江，元帝以爲軍諮祭酒。太興初，拜侍中。遠與刁協婚親，時協執權，欲以遠爲吏部尚書。遠深距之，尋而王敦討協，協黨與並及於難。唯遠以疎協獲免。敦表爲廷尉，以疾不拜。遷太常，轉尚書。蘇峻作亂，遠與王導荀崧並侍天子於石頭。峻平後，卒，贈金紫、光祿大夫。謚曰靖。

汪嗣

閻字道明，亦有名，稱京都一作師爲之語曰：洛中英英，荀道明、大司

馬、齊王冏、辟爲掾。冏敗，暴尸已三日，莫敢收。塋閻與冏故吏李述

稽含等露板請葬朝議聽之論者稱焉爲太傅主簿中書郎與遂
俱渡江拜丞相軍諮祭酒中興建遷右軍將軍一本缺轉少府明帝
嘗從容問王廙曰二荀兄弟孰賢廙答以闇才明過遂帝以語庾
亮亮曰遂直粹之地亦闇所不及由是議者莫能定其兄弟優劣
歷御史中丞侍中尚書封射陽公太寧二年卒追贈衛尉諡曰定
子達嗣

組字大章弱冠太尉王衍見而稱之曰夷雅有才識初爲司徒左
西屬補太子舍人司徒王渾請爲從事中郎轉左長史歷太子中
庶子滎陽太守趙王倫爲相國欲收大名選海內德望之士以江
夏李重及組爲左右長史東平王堪沛國劉謨爲左右司馬倫篡
以組爲侍中及長沙王又敗惠帝遣組及散騎常侍閻丘沖詣成
都王穎慰勞其軍帝西幸長安以組爲河南尹遷尚書轉衛尉賜

爵成陽縣男加散騎常侍中書監轉司隸校尉加特進光祿大夫
常侍如故于時天下已亂組兄弟貴盛惟不容於世雖居大官並
諷議而已永嘉未復以組爲侍中領太子太保未拜會劉曜王彌
逼洛陽組與藩俱出奔懷帝蒙塵司空王浚以組爲司隸校尉組
與藩移檄天下以琅琊王爲盟主愍帝稱皇太子組卽太子之舅
及領司隸校尉行豫州刺史事與藩竝保滎陽之開封建興初詔
藩行畱臺事俄而藩薨帝更以組爲司空領尚書左僕射又兼司
隸復行留臺事州征郡守皆承制行焉進封臨穎縣公加大夫人
世子印綬明年進位太尉領豫州牧假節元帝承制以組都督司
州諸軍加散騎常侍餘如故頃之又除尚書令表讓不拜及西都
不守組乃遣使移檄天下共勸進帝欲以組爲司徒以問太常賀
循循曰組舊望清重忠勤顯著遷訓五品實允衆望於是拜組爲

司徒組逼於石勒不能自立大興初自許昌率其屬數百人渡江給千兵百騎組先所領仍皆統攝頃之詔組與太保西陽王羨並錄尚書事各加班劔六十人永昌初遷太尉領太子太保未拜薨年六十五謚曰元子奕嗣

奕字玄欣少拜太子舍人駙馬都尉侍講東宮出爲鎮東叅軍行

揚武將軍新汲令愍帝爲皇太子召爲中舍人尋拜散騎侍郎皆

不就隨父渡江元帝踐位一作降拜中庶子遷給事黃門郎父憂去

職服闋補散騎常侍侍中時將繕宮城尚書符下陳留王使出城

夫奕駁曰昔虞賓在位書稱其美詩詠有容載在雅頌今陳留王

位在三公之上坐在太子之右故答表曰書賜物曰與此古今之

所崇體國之高義也謂宜除夫役時尚書張閭僕射孔愉難奕以

爲昔宋不城周陽秋所議特蠲非體宜應減夫奕重駁以爲陽秋

之末文武之道將墜于地新有子朝之亂于時諸侯逋替莫肯率

職宋之于周實有列國之權且同已勤王而主之者晉客而辭役

責之可也今之陳留無列國之勢此之作否何益有無臣以爲宜

除於國職爲全詔從之時又通議元會日帝應敬司徒王導下博

士郭熙杜援等以爲禮無拜臣之文謂宜除敬侍中馮懷議曰天

子修禮莫盛於辟雍當爾之日猶拜三老況今先帝師傅謂宜盡

敬事下門下奕議曰三朝之首宜明君臣之體則不應敬若他日

小會自可盡禮又至尊與公書手詔則曰頓首言中書爲詔則去

敬問散騎優冊則曰制命今詔文尚異況大會之與小會理豈得

同詔從之咸和七年卒追贈太僕謚曰定

馮統

馮統字少胃安平人也祖浮魏司隸校尉父貞汲郡太守統少博

涉經史識悟機辯歷仕爲魏郡太守轉步兵校尉徙越騎得幸於武帝稍遷左衛將軍承顏悅色寵受日隆賈充荀勗竝與之親善充女之爲皇太子妃也統有力焉及妃之將廢統勗乾沒救請故得不廢伐吳之役統領汝南太守以郡兵隨王濬入秣陵遷御史中丞轉侍中帝病篤得愈統與勗見朝野之望屬在齊王攸攸素薄勗勗以太子愚劣恐攸得立有害於已乃使統言於帝曰陛下前者疾若不差太子其廢矣齊王爲百姓所歸公卿所仰雖欲高讓其得免乎宜遣還藩以安社稷帝納之及攸薨朝野悲恨初帝友于之情甚篤旣納統勗邪說遂爲身後之慮以固儲位旣聞攸殞哀慟特深統侍立因言曰齊王名過於實今得自終此乃大晉之福陛下何乃過哀帝收淚而止初謀伐吳統與賈充荀勗同共苦諫不可吳平納內懷慙懼疾張華如讎及華外鎮威德大著朝論當徵爲尚書令統從容侍帝論晉魏故事因諷帝言華不可授以重任帝然然而止事具華傳太康七年統疾詔以統爲散騎常侍賜錢二十萬牀帳一具尋卒二子播熊播字長秋熊字文罷中書郎統兄恢自有傳

史臣曰夫立身之道曰仁與義靜動旣形悔吝斯及有莘之媵殊北門之情渭濱之叟匪西山之節湯武有以濟其功夏殷不能譏其志王沉才經文武早尸人爵在魏參席上之珍居晉爲幄中之士桐宮之謀遽泄武關之禍遂臻是知田光之口豈燕丹之可絕豫讓之形非智氏之能變動靜之際有據蒺藜仁義之方求之彌遠矣彭祖謁由捧雉孕本貧絲因家乏王遂登顯秩按北州之士馬偶東京之糜沸自可感名諸侯宣力王室而乘間伺隙潛圖不軌放肆獯虜遷播乘輿遂使漳滏蕭然黎元塗地縱貪夫於藏戶

戮高士於燕垂阻越石之內難邀世龍之外府惡稔毒痛坐致焚
燎假手仇敵方申凶獷慶封之戮慢罵何補哉公曾慈明之孫景
倩文若之子踐隆堂而高視齊逸軌而長驚季敬足以承親周慎
足以事主刊姬公之舊典採蕭相之遺法然而援朱均以貳極煽
褒閭而偶震雖廢典有在隆替靡常稽之人事乃二荀之力也至
於斗粟興謠踰里成詠勗之階禍又已甚焉馮統外聘戚施內窮
狙詐斃攸安買交勗讎張心滔楚費過踰晉伍爰絲獻壽空取慰
於仁心統之陳說幸收哀於迷慮投畀之罰無聞青蠅之詩不作
矣

贊曰處道文林胡武爾心彭祖凶孽自貽伊感臨淮翼翼孝形于
色安陽英英匪懈其職領齊附魯是爲發賊統之不臧交亂罔極

晉書三十九列傳第九

晉書四十

列傳第十

賈充

賈充字公閭平陽襄陵人也父逵魏豫州刺史陽里亭侯逵晚始
生充言後當有充閭之慶故以爲名字焉充少孤居喪以孝聞襲
父爵爲侯拜尚書郎典定科令兼度支考課辯章卽變事皆施用
累遷黃門侍郎汲郡典農中郎將叅大將軍軍事從景帝討母丘
儉文欽於樂嘉帝疾篤還許昌畱充監諸軍事以勞增邑三百五
十戶後爲文帝大將軍司馬轉右長史帝新執朝權恐方鎮有異
議使充詣諸葛誕圖欲伐吳陰察其變充旣論說時事因謂誕曰
天下皆願禪代君以爲如何誕厲聲曰卿非賈豫州子乎世受魏
恩豈可欲以社稷輸入乎若洛中有難吾當死之充默然及還白

帝曰誕在揚州威名夙著能得人死力觀其規略爲反必也今徵之反速而事小不徵事遲而禍大帝乃徵誕爲司空而誕果叛復從征誕充進計曰楚兵輕而銳若深溝高壘以逼賊城可不戰而剋也帝從之城陷帝登壘以勞充帝先歸洛陽使充統後事進爵宣陽鄉侯增邑千戶遷廷尉充雅長法理有平反之稱轉中護軍高貴鄉公之攻相府也充率衆距戰於南關軍將敗騎督成倅弟太子舍人濟謂充曰今日之事如何充曰公等養汝正擬今日復何疑濟於是抽戈犯蹕及常道鄉公卽位進封安陽鄉侯增邑千二百戶統城外諸軍加散騎常侍鍾會謀反於蜀帝假充節以本官都督關中隴右諸軍事西據漢中未至而會死時軍國多事朝廷機密皆與籌之帝甚信重充與裴秀王沉羊祐荀勗同受腹心之任帝又命充定律律假金章賜甲第一區五等初建封臨沂侯

爲晉元勳深見寵異祿賜常優於群官充有刀筆才能觀察上旨初文帝以景帝恢贊玉業方傳位於舞陽侯攸充稱武帝寬仁且又居長有人君之德宜奉社稷及文帝寢疾武帝請問後事文帝曰知汝者賈公閭也帝襲王位拜充晉國衛將軍儀同三司給事中改封臨穎侯及受禪充以建明大命轉車騎將軍散騎常侍尚書僕射更封魯郡公母柳氏爲魯國太夫人充所定新律旣班于天下百姓便之詔曰漢氏以來法令嚴峻故自元成之世及建安嘉平之間咸欲辯章舊典刪革刑書述作體大歷年無成先帝愍元元之命陷於密網親發德音釐正名實車騎將軍賈充獎明聖意諮詢善道太傅鄭沖又與司空荀顛中書監荀勗中軍將軍羊祜中護軍王業及廷尉杜友守河南尹杜預散騎侍郎裴楷穎川太守周雄齊相郭頴騎都尉成公綏荀輝尚書郎柳軌等典正其

事朕每鑒其用心常慨然嘉之今法律既成始班天下刑寬禁簡足以克當先旨昔蕭何以定律受封叔孫通以制儀爲奉常賜金五百斤弟子皆爲郎夫立功立事古之所重自太傅車騎以下皆加祿賞其詳依典故於是賜充子弟一人關內侯綰五百疋固讓不許後代裴秀爲尚書令常侍車騎將軍如故尋改常侍爲侍中賜綰七百疋以母憂去職詔遣黃門侍郎慰問又以東南有事遣典軍將軍楊囂宣諭使六旬還內充爲政務農節用并官省職帝善之又以文武異容求罷所領兵及羊祜等出鎮充復上表欲立勲邊境帝竝不許從容任職褒貶在已頗好進士每有所薦達必始終經緯之是以士多歸焉帝舅王恂嘗毀充而充更進恂或有背充以要權貴者充皆陽以素意待之而充無公方之操不能正身率下專以諂媚取容侍中任愷中書令庾純等剛直守正咸共

疾之又以充女爲齊王妃懼後益盛及氐羗反叛時帝深以爲慮愷因進說請充鎮關中乃下詔曰秦涼二境比年屢敗胡虜縱暴百姓荼毒遂使異類扇動害及中州雖復吳蜀之寇未嘗至此誠由所任不足以內撫夷夏外鎮醜逆輕用其衆而不能盡其力非得心腹之重推轂委成大匡其弊恐爲患未已每慮斯難忘寢與食侍中守尚書令車騎將軍賈充雅量弘高遠見明遠武有折衝之威文懷經國之慮信結人心名震域外使權統方任綏靜西夏則吾無西顧之念而遠近獲安矣其以充爲使持節都督秦涼上州諸軍事侍中車騎將軍如故假羽葆鼓吹給第一駙馬朝之賢良欲進忠規獻替者皆幸充此舉望隆惟新之化充旣外出自以爲失職深銜任愷計無所從將之鎮百僚餞于夕陽亭荀勗私焉充以憂告勗曰公國之宰輔而爲一夫所制不亦鄙乎然是行也

辭之實難獨有結婚太子不頓駕而自留矣充曰然孰可寄懷對曰曷請行之俄而待宴論太子婚姻事曷因言充女才質令淑宜配儲宮而楊皇后及荀頴亦並稱之帝納其言會京師大雪平地二尺軍不得發旣而皇儲當婚遂不西行詔充居本職先是羊祜密啟留充及是帝以語充充謝祜曰始知君長者時吳將孫秀降拜爲驃騎大將軍帝以充舊臣欲改班使車騎居驃騎之右充固讓見聽尋遷司空侍中尚書令領兵如故會帝寢疾充及齊王攸荀勗參醫藥及疾愈賜絹各五百匹初帝疾篤朝廷屬意於攸河南尹夏侯和謂充曰卿二女壻親疎等耳立人當立德充不答及是帝聞之徒和光祿勳乃奪充兵權而位遇無替尋轉太尉行太子太保錄尚書事咸寧二年日食於三朝充請遜位不許更以沛國之公丘益其封寵倖愈甚朝臣咸側目焉河南尹王恂上言弘

訓太后入廟合食於景皇帝齊王攸不得行其子禮充議以爲禮諸侯不得祖天子公子不得禰先君皆謂奉統承祀非謂不得復其父祖也攸身宜服三年喪事自如臣制有司奏若如充議服子服行臣制未有前比宜如恂表攸喪服從諸侯之例帝從充議伐吳之役詔充爲使持節假黃鉞大都督總統六師給羽葆鼓吹緹幢兵萬人騎二千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增參軍騎司馬各十人帳下司馬二十人大車官騎各三十人充慮大功不捷表陳西有昆夷之患北有幽并之戍天下勞擾年穀不登與軍致討懼非其時又臣老邁非所克堪詔曰君不行吾便自出充不得已乃受節鉞將中軍爲諸軍節度以冠軍將軍楊濟爲副南屯襄陽吳江陵諸守皆降充乃徙屯項王濬之剋武昌也充遣使表曰吳未可悉定方夏江淮下溼疾疫必起宜名諸軍以爲後圖雖腰斬張

華不足以謝天下華豫平吳之策故充以爲言中書監荀勗奏宜如充表帝不從杜預聞充有奏馳表同爭言平在旦夕使及至轅轅而孫皓已降吳平軍罷帝遣侍中程咸犒勞賜充帛八千匹增邑八千戶分封從孫暢新城亭侯蓋安陽亭侯弟陽里亭侯混從孫關內侯衆增戶邑充本無南伐之謀固諫不見用及師出而吳平大慙懼議欲請罪帝聞充當詣闕豫幸東堂以待之罷節鉞僚佐仍假鼓吹麾幢充與群臣上告成之禮請有司具其事帝謙讓不許及疾篤上印綬遜位帝遣侍臣諭旨問疾殿中太醫致湯藥賜牀帳錢帛自皇太子宗室躬省起居太康三年四月薨時年六十六帝爲之慟使使持節太常奉策追贈太宰加衮冕之服綠綬綬御劔賜東園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大鴻臚護喪事假節鉞前後部羽葆鼓吹緹麾大路鑾路輜輶車帳下司馬大車椎斧文衣

武賁輕車介士塋禮依霍光及安平獻王故事給坐田一頃與石苞等爲王功配饗廟庭謚曰武追贈充子黎民爲魯陽公充婦廣城君郭槐性妬忌初黎民年三歲乳母抱之當閤黎民見充入喜笑充就而拊之槐望見謂充私乳母卽鞭殺之黎民戀念發病而死後又生男過替復爲乳母所抱充以手摩其頭郭疑乳母又殺之兒亦思慕而死充遂無胤嗣及薨槐輒以外孫韓謚爲黎民子奉充後郎中令轉咸中尉曹軫諫槐曰禮太宗無後以小宗支子後之無異姓爲後之文無令先公懷腆后土良史書過豈不痛心槐不從咸等上書求改立嗣事寢不報槐遂表陳是充遺意帝乃詔曰太宰魯公充崇德立勲勤勞佐命背世殂隕每用悼心又胤子早終世嗣未立古者列國無嗣取始封支庶以紹其統而近代更除其國至於周之公旦漢之蕭何或豫建元子或封爵元妃蓋

尊顯勲庸不同常例太宰素取外孫韓謚爲世子黎民後吾退而斷之外孫骨肉至近推恩計情合於人心其以謚爲魯公世孫以嗣其國自非功如太宰始封無後如太宰所取必以已自出不如太宰皆不得以爲比及下禮官議充謚博士秦秀議謚曰荒帝不納博士段暢希旨建議謚曰武帝乃從之自充薨至葬賻賜二千萬惠帝卽位賈后擅權加充廟備六佾之樂母郭爲宜城君及郭氏亡謚曰宣特加殊禮時人譏之而莫敢言者初充前妻李氏淑美有才行生二女褒裕褒一名荃裕一名濬父豐誅李氏坐流徙後娶城陽太守郭配女卽廣城君也武帝踐阼李以大赦得還帝特詔充置左右夫人充母亦敕充迎李氏郭愧怒攘袂數充曰刑定律令爲佐命之功我有其分李那得與我並充乃答詔託以謙沖不敢當兩夫人盛禮實畏愧也而荃爲齊王攸妃欲令充遣郭

而還其母時沛國劉舍母及中尉羽林監王虔前妻皆母丘儉孫女此例旣多質之禮官皆不能決雖不遣後妻多異居私通充自以宰相爲海內準則乃爲李築室於永年里而不往來荃濬每號泣請充充竟不往會充當鑰關右公卿供帳祖道荃濬懼充遂去乃排幔出於坐中叩頭流血向充及羣僚陳母應還之意衆以荃王妃皆驚起而散充甚愧愕遣黃門將宮人扶去旣而郭愧女爲皇太子妃帝乃下詔斷如李比皆不得還後荃恚憤而薨初愧欲省李氏充曰彼有才氣卿往不如不往及女爲妃愧乃盛威儀而去旣入戶李氏出迎愧不覺脚屈因遂再拜自是充每出行槐輒使人尋之恐其過李也初充母柳見古今重節義竟不知充與成濟事以濟不忠數追罵之侍者聞之無不竊笑及將亡充問所欲言柳曰我教汝迎李新婦尚不肯安問他事遂無言及充薨後李

郭二女乃欲令其母祔葬賈后弗之許也及后廢李氏乃得合葬李氏作女訓行於世謚字長深母賈午充少女也父韓壽字德真南陽堵陽人魏司徒暨曾孫美姿貌善容止賈充辟爲司空掾充每讌賓僚其女輒於青瑣中窺之見壽而悅焉問其左右識此人不一婢說壽姓字云是故主人女大感想發於寤寐婢後往壽家具說女意并言其女光艷逸端美絕倫壽聞而心動便令爲通殷勤婢以白女女遂潛修音好厚相贈結呼壽夕入壽勁捷過人踰垣而至家中莫知惟充覺其女悅暢異於常日時西域有貢奇香一著人則經月不歇帝甚貴之惟以賜充及大司馬陳騫其女密盜以遺壽充察屬與壽燕處聞其芬馥稱之於充自是充意知女與壽通而其門閣嚴峻不知所由得人乃夜中陽驚託言有盜因使循牆以觀其變左右白曰無餘異惟東北角如狐狸行處

充乃考問女之左右具以狀對充祕之遂以女妻壽壽官至散騎常侍河南尹元康初卒贈驃騎將軍謚好學有才思旣爲充嗣繼佐命之後又賈后專恣謚權過人主至乃鎖繫黃門侍郎其爲威福如此負其驕寵奢侈踰度室宇崇僭器服珍麗歌僮舞女選極一時開閣延賓海內輻湊貴游豪戚及浮競之徒莫不盡禮事之或著文章稱美謚以方賈誼渤海石崇歐陽建榮陽潘岳吳國陸機陸雲蘭陵繆徵京兆杜斌摯虞琅邪諸葛詮弘農王粹襄城杜育南陽鄒捷齊國左思清河崔基沛國劉瓌汝南和郁周恢安平索秀潁川陳瞻太原郭彰高陽許猛彭城劉訥中山劉興劉琨皆傳會於謚號曰二十四友其餘不得預焉歷位散騎常侍後軍將軍廣城君薨去職喪未終起爲祕書監掌國史先是朝廷議立晉書限斷中書監荀勗謂宜以魏正始起年著作郎王瓚欲引嘉平

已下朝臣盡入晉史于時依違未有所決惠帝立更使議之謚上議請從泰始爲斷於是事下三府司徒王戎司空張華領軍將軍王衍侍中樂廣黃門侍郎嵇紹國子博士謝衡皆從謚議騎都尉濟北侯荀峻侍中荀藩黃門侍郎華混以爲宜用正始開元博士荀熙刁協謂宜嘉平起年謚重執奏戎華之議事遂施行尋轉侍中領祕書監如故謚時從帝幸宣武觀校獵諷尚書於會中召謚受拜誠左右勿使人知於是衆疑其有異志矣謚既親貴數入二宮其慙懷太子遊處無屈降心常與太子弈棋爭道成都王穎在坐正色曰皇太子國之儲君賈謚何得無禮謚懼言之於后遂出穎爲平北將軍鎮鄴及爲常侍侍講東宮太子意有不悅謚患之而其家數有妖異飄風吹其朝服飛上數百丈墜於中丞臺又虵出其被中夜暴雷震其室柱陷入地壓毀牀帳謚甚恐及遷侍中

專掌禁內遂與后成謀誣陷太子及趙王倫廢后以詔召謚於殿前將戮之走入西鍾下呼曰阿后救我乃就斬之韓壽少弟蔚有器望及壽兄鞏令保弟散騎侍郎預吳王友鑿謚母賈午皆伏誅初充伐吳時常屯項城軍中忽失充所在充帳下都督周勤時晝寢夢見百餘人錄充引入一逕勤驚覺聞失充乃出尋索忽覩所夢之道遂往求之果見充行至一府舍侍衛甚盛府公南面坐聲色甚厲謂充曰將亂吾家事必爾與荀勗旣惑吾子又亂吾孫間使任愷黜汝而不去又使庾純嘗汝而不改今吳寇當平汝方表斬張華汝之闔閭皆此類也若不悛慎當且夕加罪充因叩頭流血公曰汝所以延日月而名器如此者是衛府之勲耳終當使係嗣死於鍾虵之間太子斃於金酒之中小子困於枯木之下荀勗亦宜同然其先德小濃故在汝後數世之外國嗣亦替言畢命去

充忽然得還營顏色憔悴性理昏喪經日乃復及是謚死於鍾下
賈后服金酒而死賈午考竟用大杖終皆如所言趙王倫之敗朝
廷追述充勲議立其後欲以充從孫散騎侍郎衆爲嗣衆陽狂自
免以子禿後充封魯公又病死永興中立充從曾孫湛爲魯公奉
充後遭亂死國除泰始中人爲充等謠曰賈裴王亂紀綱王裴賈
濟天下言亡魏而成晉也

充弟混字官奇篤厚自守無殊才能太康中爲宗正卿歷鎮軍將
軍領城門校尉加侍中封永平侯卒贈中軍大將軍儀同三司充
從子彞遵並有鑒裁俱爲黃門郎遵弟模最知名

模字思範少有志尚頗覽載籍而沉深有智算確然難奪深爲充
所信愛每事籌之焉充年衰疾劇恒憂已謚傳模曰是非久自見
不可掩也起家爲都陵令遂歷事二宮尚書吏部郎以公事免起

爲車騎司馬豫誅楊駿封平陽鄉侯邑千戶及楚王瑋矯詔害汝

南王亮太保衛瓘詔使模將中騶二白人救之是時賈后既豫朝

政欲委信親黨拜模散騎常侍二日擢爲侍中模乃盡忠匡弼推

張華裴頠同心輔政數年之中朝野寧靜模之力也乃加授光祿

大夫然模潛執權勢外形欲遠之每事一作啓奏賈后事入輒取急

或託疾以避之至於素有嫌忿多所中陷朝廷甚憚之加貪冒聚

斂富擬王公但賈后性甚強暴模每盡言爲陳禍福后不能從反

謂模毀已於是委任之情日衰而讒間之徒遂進模不得志憂憤

成疾卒追贈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成子遊字彥將嗣歷

官太子侍講負外散騎侍郎

郭彰

郭彰字叔武太原人賈后從舅也與賈充素相親遇充妻待彰若

同生歷散騎常侍尚書衛將軍封冠軍縣侯及賈后專朝彰豫參權勢物情歸附賓客盈門世人稱爲賈郭謂謚及彰也卒謚曰烈

楊駿

楊駿字文長弘農華陰人也少以王官爲高陸令驍騎鎮軍二府司馬後以后父超居重位自鎮軍將軍遷車騎將軍封臨晉侯識者議之曰夫封建諸侯所以藩屏王室也后妃所以供粢盛弘內教也后父始封而以臨晉爲侯兆於亂矣尚書褚碧郭奕並表駿小器不可以任社稷之重武帝不從帝自太康以後天下無事不復畱心萬機惟耽酒色始寵后黨請謁公行而駿及珧濟勢傾天下時人有三楊之號及帝疾篤未有顧命佐命功臣皆已沒矣朝臣惶惑計無所從而駿盡斥羣公親侍左右因輒改易公卿樹其心腹會帝小間見所用者非乃正色謂駿曰何得使爾乃詔中書

以汝南王亮與駿夾輔王室駿恐失權寵從中書借詔觀之得便藏匿中書監華廙恐懼自往索之終不肯與信宿之間上疾遂篤后乃奏帝以駿輔政帝領之便召中書監華廙令何劭口宣帝肯使作遺詔曰昔伊望作佐勳垂不朽周霍拜命名冠徃代侍中車騎將軍行太子太保領前將軍楊駿經德履赫鑒識明遠毗翼二宮忠肅茂著宜正位上台擬跡阿衡其以駿爲太尉太子太傅假節都督中外諸軍事侍中錄尚書領前將軍如故置參軍六人步兵三千人騎千人移止前衛將軍珧故府若止宿殿中宜有翼衛其差左右衛三部司馬各二十人殿中都尉司馬十人給駿令得持兵仗出入詔成后對廙劾以呈帝帝親視而無言自是二日而崩駿遂當寄託之重居太極殿梓宮將殯六宮出辭而駿不下殿以武賁百人自衛不恭之迹自此而始惠帝卽位進駿爲太傅大

都督假黃鉞錄朝政百官總已慮左右間已乃以其甥段廣張邵爲近侍之職凡有詔命帝省訖入呈太后然後乃出駿知賈后情性難制甚畏憚之又多樹親黨皆領禁兵於是公室怨望天下憤然矣駿弟珣濟皆有雋才數相諫止駿不能用因廢於家駿闇於古義動違舊典武帝崩未踰年而改元議者咸以爲違春秋踰年書卽位之義朝廷惜於前失令史官沒之故明年正月復改年焉駿自知素無美望懼不能輯和遠近乃依魏明帝卽位故事遂大開封賞欲以悅衆爲政嚴碎復諫自用不允衆心馮翊太守孫楚素與駿厚說之曰公以外戚居伊霍之重握大權輔弱主當仰思古人至公至誠謙順之道於周則周召爲宰在漢則朱虛東牟未有庶姓專朝而克終慶祚者也今宗室親重藩王方壯而公不與共參萬機內懷猜忌外樹私昵禍至無日矣駿不能從弘訓少府

蒯欽駿之姑子少而相昵直亮不回屢以正言犯駿珣濟爲之寒心欽曰楊文長雖闇猶知人之無罪不可妄殺必當疎我我得疎外可以不與俱死不然傾宗覆族其能久乎殿中中郎孟觀李肇素不爲駿所禮陰構駿將圖社稷賈后欲預政事而憚駿未一作得逞其所欲又不肯以婦道事皇太后黃門董猛始自帝之爲太子卽爲寺人監在東宮給事於賈后密通消息於猛謀廢太后猛乃與肇觀潛相結託賈后又令肇報大司馬汝南王亮使連兵討駿亮曰駿之凶暴死亡無日不足憂也肇報楚王瑋瑋然之於是求入朝駿素憚瑋先欲召入防其爲變因遂聽之及瑋至觀肇乃啓帝夜作詔中外戒嚴遣使奉詔廢駿以候就第東安公繇率殿中四百人隨其後以討駿段廣疏而言於帝曰楊駿受恩先帝竭心輔政且孤公無子豈有反理願陛下審之帝不答時駿居曹爽故

府在武庫南閤內有變召衆官議之太傅主簿朱振說駿曰今內有變其趣可知必是閹豎爲賈后設謀不利於公宜燒雲龍門以示威索造事者首開萬春門引東宮及外營兵公自擁翼皇太子入宮取姦入殿內震懼必斬送之可以免難駿素怯懦不決乃曰魏明帝造此大功奈何燒之侍中傅祇夜自駿請與武茂俱入雲龍門觀察事勢祇因謂羣寮宮中不宜空便起揖於是皆走尋而殿中出兵燒駿府又令弩士於閣上臨駿府而射之駿兵皆不得出駿逃于馬廐以戟殺之觀等受賈后密旨誅駿親黨皆夷三族死者數千人又令李肇焚駿家私書賈后不欲令武帝顧命手詔聞于四海也駿既誅莫敢收者惟太傅舍人巴西閹纂殞斂之初駿微高士孫登遺以布被登截被於門大呼曰斫斫刺刺旬日託疾詐死及是其言果驗永熙中溫縣有人如狂造書曰光光文長大戟爲牆毒藥雖行戟還自傷及駿居內府以戟爲衛焉永寧初詔曰舅氏失道宗族隕墜謂湯之思孔懷感傷其以務亭侯楊超爲奉朝請騎都尉以慰蓼莪之思焉

珧字文琚歷位尚書令衛將軍素有名稱得幸於武帝時望在駿前以兄貴盛知權寵不_可與_之遜位前後懇至終不獲許初聘后珧表曰歷觀古今一族二后未嘗以全而受覆宗之禍乞以表事藏之宗廟若如臣之言得以免禍從之右軍督趙休上書陳王莽五公兄弟相代今楊氏三公並在大位而天變屢見臣竊爲陛下憂之由此珧益懼固求遜位聽之賜錢百萬絹五千匹珧初以退讓稱晚乃合朋黨搆出齊王攸中護軍羊琇與北中軍候成粲謀欲因見珧而手刃之珧知而辭疾不出諷有司奏琇轉爲大僕自是舉朝莫敢枝梧而素論盡矣珧臨刑稱冤云事在石函可問

府在武庫南闈內有變召衆官議之太傅主簿朱振說駿曰今內有變其趣可知必是閹豎爲賈后設謀不利於公宜燒雲龍門以示威索造事者首開萬春門引東宮及外營兵公自擁翼皇太子入宮取姦入殿內震懼必斬送之可以免難駿素怯懦不決乃曰魏明帝造此大功奈何燒之侍中傅祇夜自駿請與武茂俱入雲龍門觀察事勢祇因謂羣寮宮中不宜空便起揖於是皆走尋而殿中出兵燒駿府又令弩士於闈上臨駿府而射之駿兵皆不得出駿逃于馬廐以戟殺之觀等受賈后密旨誅駿親黨皆夷三族死者數千人又令李肇焚駿家私書賈后不欲令武帝顧命手詔聞于四海也駿旣誅莫敢收者惟太傅舍人巴西閹纂殞斂之初駿微高士孫登遺以布被登截被於門大呼曰斫斫刺刺旬日記疾詐死及是其言果驗永熙中溫縣有人如狂造書曰光光文長大戟爲牆毒藥雖行戟還自傷及駿居內府以戟爲衛焉永寧初詔曰舅氏失道宗族隕墜渭陽之思孔懷感傷其以務亭侯楊超爲奉朝請騎都尉以慰蓼莪之思焉

珧字文琚歷位尚書令衛將軍素有名稱得幸於武帝時望在駿前以兄貴盛知權寵不可居自乞遜位前後懇至終不獲許初聘后珧表曰歷觀古今一族二后未嘗以全而受覆宗之禍乞以表事藏之宗廟若如臣之言得以免禍從之右軍督趙休上書陳王莽五公兄弟相代今楊氏三公並在大位而天變屢見臣竊爲陛下憂之由此珧益懼固求遜位聽之賜錢百萬絹五千匹珧初以退讓稱晚乃合朋黨搆出齊王攸中護軍羊琇與北中軍候成案謀欲因見珧而手刃之珧知而辭疾不出諷有司奏琇轉爲大僕自是舉朝莫敢枝梧而素論盡矣珧臨刑稱冤云事在石函可問

張華當時皆謂宜爲申理合依鍾繇事例而賈氏族黨待諸楊如
讎促行刑者遂斬之時人莫不嗟歎焉

濟字文通歷位鎮南征北將軍遷太子太傅濟有才藝嘗從武帝
校獵北芒下與侍中王濟俱著布袴褶騎馬執角弓在輦前猛獸
突出帝命王濟射之應弦而倒須臾復一出濟受詔又射殺之六
軍大叫稱快帝重兵官多授貴戚清望濟以武藝號爲稱職與兄
珣深慮盛滿乃與諸甥李斌等共切諫駿斥出王祐爲河南大守
建立皇儲皆濟謀也初駿

言馬汝南王亮催使之藩濟與斌
數諫止之駿遂疎濟濟謂傅咸曰若家兄徵大司馬入退身避之
門戶可得免耳不爾行當赤族咸曰但徵還共崇至公便立太平
無爲避也夫人臣不可有專豈獨外戚今宗室疎因外戚之親以
得安外戚危倚宗室之重以爲援所謂唇齒相依計之善者濟益

懼而問石崇曰人心云何崇曰賢兄執政疎外宗室宜與四海共
之濟曰見兄可及此崇見駿及焉駿不納後與諸兄俱見害難發
之夕東宮召濟濟謂裴楷曰吾將何之楷曰子爲保傅當至東宮
濟好施久典兵馬所從四百餘人皆秦中壯士射則命中皆欲救
濟濟已入宮莫不歎恨

史臣曰賈充以諂諛陋質刀筆常材幸屬昌辰濫叨非據抽戈犯
順曾無猜憚之心杖鉞推亡遽有知難之請非惟魏朝之悖逆抑
亦晉室之罪人者歟然猶身極寵光任兼文武存荷台衡之寄沒
有從享之榮可謂無德而祿殃將及矣逮乎貽厥乃乞丐之徒嗣
惡稔之餘基縱姦邪之凶德煽茲哲婦索彼惟家雖及誅夷曷云
塞責昔嘗塗闕翦公間寶肆其勞典午分崩南風亦盡其力可謂
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信乎其然矣楊駿階緣寵幸遂荷棟梁之任

敬之猶恐弗逮驕奢淫泆庸可免乎括母以明智全身會見以并
言獲宥文璫識同曩烈而蒙恩者人悲夫

贊曰公間便佞心乖雅正邀遇時來遂階榮命乞丐承緒凶家亂
政瑣瑣文長遂居棟梁據非其位乃底滅亡珣雖先覺亦罹禍殃

亦曾空之罪人

賦此世壽之少其城郭之悲而賦之誠非對時之對時也

史記曰賈衣以爲賜四百

世壽曰人言其不

世壽曰人言其不

世壽曰人言其不

世壽曰人言其不

世壽曰人言其不

世壽曰人言其不

世壽曰人言其不

世壽曰人言其不

世壽曰人言其不

世壽曰人言其不

世壽曰人言其不

世壽曰人言其不

世壽曰人言其不

世壽曰人言其不

世壽曰人言其不

世壽曰人言其不

世壽曰人言其不

